徐静蕾导演处女作

2004 亲情贺岁

主演/徐静蕾
叶大鹰

徐静蕾 编剧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保利华亿 制造



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策划/中国娱乐图书品牌工作室
责任编辑/姚远
封面设计/艾宫设计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徐静蕾导演处女作

有一种爱，是无法讲条件的，这种爱所负载的责任也是无法解除的……





这是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影片，它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纪录了点点滴滴的感动。女主人公小鱼的父母在多年前离异，因为一次车祸，小鱼的母亲去世，十几年没见的父亲老鱼——一个陌生的男人重新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相依为命，又被迫分开。从一开始的陌生到日后的互相依恋。在共同生活的几年中，两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爱和一种人生的无奈。那种爱是无法讲条件的，而那种责任也是无法解除的。有一种人无论好坏，你都要接受他，何况你身上无法抹去他的种种痕迹；也正是这种爱、责任构成了小鱼和老鱼生活的全部痛苦和幸福。故事的结尾，父亲去世了，在父亲的墓前，小鱼的怀中，抱着呀呀学语的孩子，她真的长大了……



徐静蕾



ISBN 7-5008-3231-1
9 787500 832317 >

ISBN 7-5008-3231-1/I·985
定价：19.80元







My

Father and I



徐静蕾导演处女作

2004贺岁情景喜剧

编剧 导演／徐静蕾

主演／叶大鹰 徐静蕾

我和爸爸

My Father

黑眼睛·城市布包

City Leisure Bags

《我和爸爸》电影海报

徐静蕾导演处女作

2004贺岁情景喜剧

编剧 导演／徐静蕾

主演／叶大鹰 徐静蕾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

黑眼睛·城市布包

City Leisure Bags

联合发行／北京华亿联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发行分公司

《我和爸爸》电影海报



My Father and I





徐静蕾
导演处女作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保利华亿制造
徐静蕾编剧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爸爸／徐静蕾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
ISBN 7-5008-3231-1

Ⅰ.我... Ⅱ.徐... Ⅲ.电影－鉴赏－中国
Ⅳ.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9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8207596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1092 毫米 1/20
字　　数：100 千
印　　张：8
定　　价：19.80 元

《我和爸爸》故事梗概

《我和爸爸》，一部名演员的导演处女作，
也是一部名导演的表演处女作。

这是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影片，它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j记录了点点滴滴的感动。女主人公小鱼的父母在多年前离异，因为一次车祸，小鱼的母亲去世，十几年没见的父亲老鱼——一个陌生的男人重新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相依为命，又被迫分开。从一开始的陌生到日后的互相依恋。在共同生活的几年中，两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爱和一种人生的无奈。那种爱是无法讲条件的，而那种责任也是无法解除的。有一种人无论好坏，你都要接受他，何况你身上无法抹去他的种种痕迹；也正是这种爱、责任构成了小鱼和老鱼生活的全部痛苦和幸福。故事的结尾，父亲去世了，在父亲的墓前，小鱼的怀中，抱着呀呀学语的孩子，她真的长大了……



- 编剧、导演、主演：徐静蕾
- 出演：叶大鹰 苏小明 姜文 张元 张一白 [illegible]
- 出品人：董平 徐子建
- 总监制：董平
- 监制：文隽 张元 赵毅军
- 制片人：徐静蕾
- 执行制片人：胡晓峰
- 摄影：甘鹭
- 美术：郝艺
- 录音：武拉拉 陈琨
- 音乐监制：郁冬
- 剪辑：程茹 郭晓庆



《我和爸爸》导演阐述



对我来说，一部电影不成功往往因为其人物的模式化。而我想写的是真实的人。我想写出真实的人身上变化的、不合逻辑的、甚至是相矛盾的动机与行为。只有这样，人物才会生动有力。我的影片描写的是小人物，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选择。我总觉得这些选择不只是小人物才会面对，他们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而且都必须面对的。

选择父女之爱作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因为我觉得亲情，是人的所有情感中最让我感动的一种。亲情中所体现出的无条件的爱，其无私和宽容是连爱情都不能比拟的。在我身边我也看到了很多单身父母、单亲家庭——在我长大的时候还是极不普遍的——他们的生活与悲欢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影片中我们有两次遇到“死亡”，一次是小鱼的母亲，另一次是父亲老鱼。随着我自己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身边亲近的人也在慢慢的开始离我

而去。死亡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并学会正视的一个题目。死亡使我重新思考生命。虽然我还远不能明了生与死的真正含义，但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来表达我对于生活和家庭的理解，表达我对于它们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感激之情。

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它的商业价值。影片有各种各样，而我希望达到的，是一种个人表达。这个愿望超出了其他一切考虑。

我一直都喜欢贴近生活的电影。我认为人的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夸张的形式或许可以表达浪漫激昂的感情，却很难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细微点滴。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我的原则是：形式不能超过内容。我要求的是自然流畅的摄影，朴素真实的设计。服装我则用的是真的穿旧的衣服。至于音乐，我的初衷是希望它能平静、恰如其分的烘托剧情。

第一次导演自己的片子，我意识到在拍摄现场捕捉细节甚至比在剧本写作阶段的设计更为重要。但由于我自导自演，我失去了很多在镜头后观察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通过收集材料和组织材料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意识到同样的材料经过不同的组织，可以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而作为导演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保持客观冷静，并能从自己的影片中走出来。被自己的暗示所牵制，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有害的。E








我和爸爸

编委会
• 主　　任：董　平
• 副 主 任：刘晓霖
• 编委(按姓氏笔划)：
刘晓霖　刘　栩　李　芸　李　昶
齐　迎　江小鱼　宋剑声　苗　延
金莲芳　赵毅军　董　平　彭雅莉
• 执行主编：江小鱼
• 剧情撰写：江小鱼　陈晓玮
• 摄　　影：老 鬼　江小鱼　陈秋燕　黑冰　等
• 出版策划：杨德荣





剧情篇:01




AS KNOW AS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小时候，妈老说：

“将来你一定要结婚，要有孩子，让她陪着你。陪着你一直到老。”

我猜测妈妈说的“她”说的是女儿吧。

我是妈妈一人带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她老是对我说那番话，我知道她是怕她如果有一天不在了，怕我将来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孤单到老。



My Father and I



我爸他在哪儿，在城市的什么地方？离我和妈有多远？我什么时候见过我爸？

对爸的印象是扔在家里那张老桌子抽屉里的一张照片，那张桌子还是妈和爸结婚时买的吧，桌面上的漆已经褪了色，但每次看到它，都感觉它真实地被使用过，留下时间的记忆。渐渐褪色的记忆里只留下生活最本质最本真的面目。

有一天我找一样东西，在那张旧桌子的抽屉里翻来翻去，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他年轻、英俊，一头浓黑的头发，两只大眼炯炯有神。我拿着照片去问妈妈他是谁，妈妈冷冷地说："他是你爸。"





以后我再问起爸，妈妈很少很少地说上一两句，大多是说爸爸不好或恨爸爸的话，上中学以后，有几次我晚上做作业做累了，跑到妈妈房间里去看她，看她总是坐在那张旧桌子前，一面发呆一面抽烟，有一次我蹑手蹑脚走到她的背后，看到妈正在看爸的照片。

后来想起来，其实我早就见过爸，而且还不止一次。

下午放学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在学校路口的报摊买晚报，买了就站在街上看，我和同学从他身边走过，他也不抬头。

一次和妈去饭馆吃饭，他就坐在我们后面的那桌，一个人，背对着我们。他不吃也不喝，只是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等我和妈吃完饭正要结账时，饭馆的服务员过来说："两位，您的账已经结了。"

有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看见他和妈在路口说话，看见我走过来，他们立刻分开了。妈去赶车，他进了胡同。那是我惟一一次看见妈和爸在一起，虽然很短暂，但他们站在一起的身影后来多次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想，世上的两个人曾经走在一起，又匆匆分开，他们生下我这个女儿，他们的缘分就断了。我不知道这







My Father and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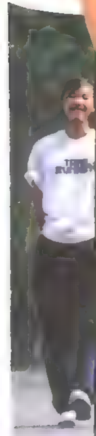
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起，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分开？

爸好像就住在我家附近那条有很多酒吧和小饭馆的胡同里，后来又有几次，看见他从那条胡同里出来或者进去。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趴在教室的窗户上看操场上的一帮同学打篮球，他们激烈地争抢着，我不明白，谁发明的这项运动，把一个圆圆的、傻傻的、呆呆的球，像一个宝贝似的争来抢去。并且这项运动发明到今天，被一个叫乔丹的人创造出了更高的境界，被称为“篮球艺术”什么的。多少男孩子把美国的大球星乔丹当做他们终生的偶像，提起乔丹，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包括他们，球场上的男同学，恐怕不止一个做过篮球明星的梦吧。我还没有梦，我一个高三的女学生，在我要参加高考的这一年，我清醒地知道自己还没有梦。

“鱼静，你出来一下。”

有人在教室的门口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紧张而严肃。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跟在她身后走过教学楼长长的走廊，这条天天经过的走廊，今天感觉格外漫长。这位学校办公室的老师，把我领到一个男人面前：



“你妈妈出事了，这个人要带你去医院，你认识他吗？”

这个人我似曾见过，我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了一下他，他的表情有些窘迫，对我似笑非笑了一下，然后有所期待地直直地看着我。我明白了他是谁，我改用眼角冷冷地盯住他。

他是我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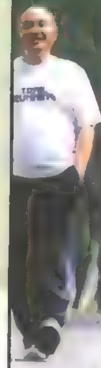
“你妈就没有新买的衣服吗？”

爸爸在我和妈妈的大衣柜里翻来翻去，挑选着给妈妈入殓的寿衣，他找出一件套着透明塑料袋的黑白花的素色衬衣，举到我面前问我：

“你看这件怎么样，啊？”他又找出一条灰色的裤子，一双黑色的皮鞋，“还有配上这、这裤子，加上这鞋。这鞋还可以，就它吧。”

我坐在一旁，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甚至不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夏天还没有来临，但将要来临，爸爸让妈妈提前进入夏季，为她挑选了这身夏季的衣服。













我爸帮我妈挑选了这一生最后穿的一身衣服，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为妈最尽心打扮的一次，我想很可能这是他用自己的眼光为妈挑选的他认为好看的第一身、也是最后一身衣服穿戴，从头到脚。让离别我们的妈穿着到另一个世界去。

在太平间，妈妈直直地躺在那儿，一张白被单把她盖得严严的，我把被单掀开，坐在妈的身边，看着她无言无语，尽管没有话，但我想看着妈妈，不知为什么就想再看她最后一眼，因为是第一次面对着妈妈默默无语。护士小姐过来将我从妈妈头顶掀开的白被单又轻轻盖上，她可能怕我看着妈妈的样子受到刺激，我又固执地把被单掀开，我不怕，我要面对着妈妈，静静地坐着。我能感觉到妈妈的气息，还是热的，正一丝一丝地传递过来。

“你出去一下，我给你妈换衣服。”爸爸端来一盆水，要帮妈妈擦洗干净，然后给她换上他为妈挑选的那身衣服。

我仍坐着一动不动，看着爸爸为妈妈擦洗面容，看着他为妈妈的死而滴落下来的眼泪。妈妈最后按照爸爸的心意打扮得光洁而漂亮。我觉得妈妈的脸上似乎还露出了一丝笑意，我不知道这丝笑意是对爸爸的嘲讽还是感谢，反正我猜不透。妈妈生前提到爸爸只是只言片语，我不知道爸爸究竟在她心里是什么样子。

从医院出来，爸爸开车带我经过了妈妈出事的地点：那是在闹市区，一辆被

我和爸爸



拧成麻花的女士自行车倒在非机动车道上，从自行车前面的筐里，掉出一袋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我想那大概是一包毛栗子吧，妈妈买了我最爱吃的零食。自行车旁边的地上，用白粉笔画着一个女人摔倒躺在地上的形状，那是妈妈，妈妈最后留在城市的大地上的痕迹。

姨来家要把我领走，但爸爸不同意，他们在客厅里吵了起来：

“你！你！”姨气愤地指着爸爸的鼻子。

“我凭什么就不能……”

爸爸想为自己辩解，似乎是想在妈妈死后，再回到这个家来。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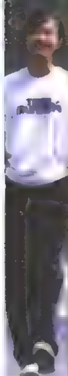
“我这样怎么了？”







XuiJingLie



"你有什么好样啊？你对孩子你做出什么样子了？你一天到晚泡酒吧……"

"酒吧怎么了？"

"那是什么人去的地方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喜欢罢了，何必强求呢？"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这孩子可是我们家的孩子。我要把孩子交给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姐姐。"

姨冲着屋里叫我：

"小鱼，收拾一下你的东西跟我走。"

我坐着没有动，也没有回答姨的话。

"这种环境里你怎么念书啊，现在对你这么关键。你想想，你妈妈她一辈子就想让你上个好大学。"

我依然一动不动，依然一声不吭。

"能不能就按我说的办？"爸爸再次向姨发出恳求。

"你先跟我回去住两天。等这乱劲过了再说回来的事。"姨跑了进来，坐在我的对面对我说："你要是觉得学校远，姨父可以每天送你上学。"

看我没有反应，她几乎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收拾东西和我们走。"









姨父的车一直停在门外，他是和姨一起来接我的。我依然坐着一动不动。

我没有跟姨走，是爸爸留了下来，他留在了我的身边，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接受了最后爸爸留下来回到这个家里的现实。

“起来了？”早晨我睡眼惺忪地走进客厅，就听见爸爸给我打招呼。

不知道夜里爸爸睡觉了没有，反正看到妈妈的遗像挂好了，遗像的上面披上了黑纱，爸还在妈的遗像下忙活着。爸正在桌上裁一沓白纸，是给妈妈做挽联用的。

从屋子的什么地方传来一股清香，我用眼睛四处去看，看到桌子的花瓶里插着大大的一束黄白两色的菊花。

我走过去，俯下身在花上深深呼吸了一下：

“这花是你买的，还挺香的。”

“嗯。咱给你妈写点什么吧？你说，写什么好？”

爸爸看着我，我想也没想，看着花说：

"就写：妈妈，您安息吧！"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很冷静，我不想在这个陌生的男人面前流露太多的什么。他是谁，他和我什么关系，他只是被称做爸爸的陌生男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什么样的爸爸，我无从知道。我也想象不出似乎是已经开始的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让一个我觉得陌生的人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无论他是谁，至少现在。

下午放学的时候，爸爸打来了电话，希望我回家吃晚饭。

"不回家吃了，晚上还有自习，上完自习再回来。"

爸爸是说我上完晚自习，他的酒吧人也多起来，他要到酒吧里去招呼一下，问我愿不愿意放学后跟他到酒吧去待一会儿。

"啊，知道了。都行。嗯，再见。"

上完晚自习，爸爸已经在学校的门外等我。学校离家、离爸爸的酒吧都很近，我背着书包走在他身旁，一路上，我和爸爸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你好，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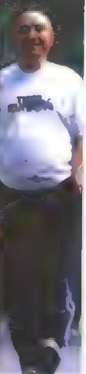
"老鱼，你来了，带小鱼一块过来了。"

"嗨，老板早！"

"哎，老鱼来了。"

一进酒吧，里面的人就跟爸和我热情地打着招呼，无论男女，他们似乎都是这里的常客，或者跟爸都是老熟人。对我的到来，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大惊小怪，好像我已经来过多次似的。







爸爸把我带到一个红沙发前，让我坐下，说了一声："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我四下打量了一下酒吧，这种地方怪怪的，五颜六色的灯光，飘飘忽忽的音乐，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滑腻而多彩。没有土壤，没有根基，没有空气，没有阳光，人们就像缺氧的鱼一样目光浑浊，表情空洞，神态怪异。想起姨说起酒吧深恶痛绝的样子，我想，这种地方她和妈妈一辈子也不会来的。

"嗨，小鱼，你还记得我吗？"我正左右看着，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一位和爸爸年龄相仿的男人拎着一瓶啤酒走到我面前。

我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他用手比划着，"在你那么小的时候我就抱过你。"我看着他，不知道他说的话是否确有其事。小时候的事情忘光了，包括爸爸，都没有给我留下印象。

他仔细地上下打量着我："唉，漂亮，真漂亮，像你妈，像你妈好。小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你像你爸。"

随即他有些得意地说："你喝的第一口酒还是我喂的呢。还有那个大大，他也抱过你，"他指着坐在吧台上喝酒的另一位中年男人，"还有那个，"他们都回过头对着我微笑。

"别跟别人逗了，人家都那么大了，老不正经的你。"有人奚落他。

后来我知道这个叔叔姓张，跟爸爸是好朋友，也是跟爸开酒吧的合伙人。

爸爸给我端来了一份三明治，然后坐在了我的对面：





"吃吧。"

我捧着脸看着爸爸，突然想出一句话来问他："你跟照片上不像啊。"

"你还记得呀？"

"照片上的你有头发。"

爸爸摸了摸他的光头，他想说"是吗"，但只对我憨憨地一笑。

"你是干吗的？"

"开酒吧的，跟别人合伙。"

"以前呢？"

"做买卖。"

"卖什么？"

"什么都卖呗。"

"你自己有家吗？"

爸爸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声音有点哽咽地说："没有。"

我不知道，这简单几句对话，就把妈妈曾用只言片语说过的爸爸









对应了起来。他们是不是一个人？爸爸回答“没有家”的时候，为什么让我感觉他的心情那么复杂？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跟您谈谈关于赔偿的事。”一对面容粗糙、神情黯淡，看起来家境也不怎么好的司机夫妇站在妈妈的遗像面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您看看需要多少钱？反正我们也不是大款。出了这种事，我们也觉得挺、挺难受。”

这对肇事的司机夫妇来家跟姨谈赔偿的事，说话的那个女人脸上露着让人同情的罪孽感。

赔偿的事由姨全权处理，我和爸待在我的房间里，我在做作业，爸在一边待着，听见姨对这两个夫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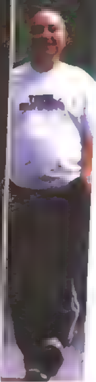
“反正这孩子现在是没妈了，我们家呢，也没什么可指望的了。”姨语气停顿的时候，能感觉到空气里顿时充满了凝重。

“看你们两个都像老实人，我们也不想跟你们……”

爸爸坐到我的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抽出一根问我：

“你会吗？”







“不会。”

“能抽根烟吗？”

“抽吧。”

爸爸把一根烟在手里揉了揉，又扔在了茶几上：“算了。”

“你妈是不是后来也抽烟啊？”爸又问我。

“嗯。”

“喝酒吗？”

“嗯。”

我头也不抬地做作业，爸爸问我什么我都用“嗯”来回答。

一会儿外面没动静了，大概是来谈赔偿的那对夫妇已经走了。

一会儿又听见有人敲门，听见姨说，“哟，妈您来了。”

接着姨跑进来叫我：

“鱼儿，快出来，姥姥来了。”

我马上站起来出去迎姥姥，爸爸跟在我后面也走到了门口，被在门口的姨拦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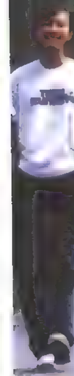
“你干吗去？别让我妈看见你。”

爸爸只好又回到了屋里。

书上说天下最让人伤心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姥姥在妈妈



我和爸爸





的遗像前老泪纵横，悲痛欲绝，最后不得不让姨和姨父把她老人家搀扶起来，送上了回家的车。

姨和姥姥走后我跑回屋里对坐在满屋烟味中的爸爸说：

“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我在爸爸身后砰地一声关上门，从里面锁上，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再也抑制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最深处的悲伤是否只属于一个人的，是否不想让人打扰的，也不想让人看见的。

殡仪馆里乱糟糟的，像是到了一个集市，中国人太多了吧，连这种地方都显不出清净。手持花圈的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平时走在街边看到那些摆在寿衣店里的花圈总是不寒而栗，不敢多看一眼，今天看到却感觉不出什么，但我不知道那纸做的花能在人的另一个世界里开放多久？

我把爸爸买的那束新鲜的菊花放在妈妈胸前，让妈妈闻着花香，捧着鲜花而去，那是爸爸送给她的，妈妈生前，爸爸没有送给她玫瑰，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程，送给她一捧盛开的雏菊。这是这个世界的人送给到另一个世界的人的心意，但愿它陪着孤独而去的妈妈，在妈妈去往另一个世界的途中永远盛开。

“家属可以回去了。两小时以后到骨灰堂取骨灰。”

我最后一个离开妈妈，走出殡仪馆，爸爸和姨妈、姨父都分别回到他们的车上在等我。我先去向坐在车里的姨妈、姨父告别，姨妈说你进到车里坐一会儿，她还有几句话要跟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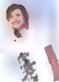
“你自己行吗？有事以后自己多留点心啊。”姨满脸的忧心忡忡。

我点点头。

“让他找个阿姨，别老在外面吃饭。还有，他那个酒吧你可要少去啊，那儿能有什么好人啊，乌烟瘴气的。”

从车窗望出去，爸抽着烟靠着他的车门朝我和姨这边看





着，我准备开车门出去，姨妈又叮咛一句：

“有事就赶快给我打电话，一定记住了啊。”

我朝着爸爸的车走去，听到她对着我的背影说：“这孩子心真够硬的。”

我知道姨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坐在床上看书，已经准备睡觉了，听见爸爸在门口说：

“能进来吗？”

“嗯。”

爸爸进来侧身坐到我的床边对我说：

“想句话刻在你妈的墓碑上吧。”

“你想吧，我想不出来。”我干脆地回答他。

“你妈平时都爱、都爱说什么呀？”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孩子，到底像谁呀？”我连想都不想地说了出来。

爸爸顿时显得兴奋起来，“你说你像谁呀？”他转过身子面对着我想立刻知道一个结果。

“我呀，我谁也不像，就像我自己。”

我放下手中的书，钻进被窝里，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的表情有点失望，又突然像对一个人打抱不平似的说：

“你妈这辈子啊，真够冤的。”





"最冤就是找你了，找你比谁都冤。"

他怎么像说别人似的。好像我妈这辈子好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你将来准备跟她合葬吗？"我问出这句话我知道自己这话有点多余，但我还是认真地看着爸，听他怎么回答。

"我就别给她添恶心了。"

"我看书上都说一个人如果还恨另外一个人的话，就说明她还爱他。"我是在替妈妈向他表白什么吗？

爸爸又有点兴奋起来："你妈，过去都怎么说我的？"

"没说过。"

"一点都没说过？"

……

我闭起了眼睛。

"你没问问？"

"我不问。"

"在你小时候呢，她也没说过？"

"忘了。"

他突然像受到了启发似的，"哎，你说这句话怎么样：我这辈子我已经给忘了。"











他在说谁呢？是说他自己还是说我妈。

我闭着眼睛不想再答理他。

一会儿，爸爸看看我，以为我睡着了，他轻轻给我掖了一下被子，关掉床头的灯走了出去。

“我的衣服和书呢？”

上学之前，我在我的屋里翻腾了一阵没有结果之后，我冲进客厅冲着坐在沙发里看报纸的爸爸喊。

“书在架子上，衣服在柜子里。”

他倒不急不火的。

我插着腰对着他：“哪个架子上哪个柜子里啊？谁让你瞎收我的东西的。”

我突然气不打一处来，这原来是我和妈妈的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熟悉，对各自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甚至默契到谁使一个眼神，都知道她要什么，谁叹一口气，都知道她心里想什么。而这个叫爸爸的男人，他在妈妈死的那天突然就踏进了这个家门，我原来以为他的进入是与我和妈妈一起生活的延续，是为了继续维持一个单亲家庭的家。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一夜之间，这个家的

My Father and I







气味、气氛全变了，秩序也打乱了，好像变成了另一个家。

“嘿，我帮你收拾东西还错了？”他得理不让人地说：“你看你妈过的这叫什么日子，跟猪窝似的。”

我觉得他简直是在侮辱我和妈妈，我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妈说了，小市民才把家擦得跟狗舔似的那么亮呢！”

“哼！”我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跑去整理我的书包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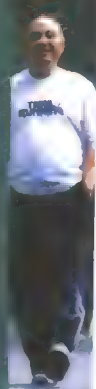
“你妈那叫做胡说八道，知道吗？”

“你才胡说八道呢！”我决不相让地喊。

学校通知爸爸星期五下午到学校去开家长会。我知道，刚刚结束的高考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不甚理想。头天晚上他问了我一个特别可笑的问题，问我他明天到学校穿什么衣服去？

“平时穿什么就穿什么呗。”

放学以后，我坐在教学楼外的台阶上，看来开会的家长们都走得差不多了，但还是没有看到爸爸走出来。我进到楼里去找他，走在二楼的走廊里，听到我的班主任丁老师的声音从一间教室里传出来。隔着教室门上的玻璃往里看，丁老师正在和爸爸谈话。





"这要是将来高考错一道题都是分啊。"丁老师说。

"对。对。"爸竟然穿着一件西服，和平时喜欢休闲打扮的他判若两人。

"这孩子，其实挺单纯的，大大咧咧，跟谁都嘻嘻哈哈。这一点呢，我挺喜欢的，但是就是有的老师反映她爱跟男同学打打闹闹。有时候上课还跟男生传纸条。"

爸背对着我站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咱们也不是反对男女同学接触。但是女孩子还是应该矜持一点，不要太疯了。"

"对，是。"爸爸的上身微微向前躬着，表现得似乎诚惶诚恐。

"你也了解现在的社会，多乱啊。外面有什么思潮，咱们学校直接就有什么反应。我也不瞒您说，现在咱们班的同学啊，有的人比大人的思想还复杂。"

我不想再听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我出去重又坐在台阶上，天都黑了，西装革履的爸爸才从楼里出来。

"你以后能不穿格西装吗？跟土大款似的。"看见爸从楼里走出来，我忍不住就说了一句。

"好。行。"爸爸在我身后答应着。

"丁老师说我什么了吗？"

"没说你什么，就说你学习

再加把劲，成绩还能再好一截儿。"

"就说这些了？"

"就说这些了。"

爸爸的兴趣不在我问的话题上，而是说：

"刚才我来的时候，扫了你们班男生一眼，还真没一个看上去像样的。"

"那我们班女生呢？"

"就数你漂亮呗。"

爸爸在夸我，充满了自豪和得意。他的口气，好像我是他多大骄傲似的。虽然我知道爸爸几乎没有不欣赏女儿的，但爸爸让我感觉他更加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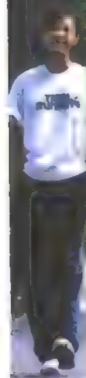
爸爸突然从侧面看了我一下，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

"你怎么驼背啊，挺起来。"

和爸回到家，我已经是饥肠辘辘。爸爸马上系上围裙进了厨房，一会儿就有香喷喷的菜端到桌上。







My Father

爸爸在厨房里继续做别的菜，我等不及他来，就先吃了起来。

“嗯。真香。”我一边吃一边不住地点头。一会儿，爸爸夹来一块糖醋排骨放到我的碗里：

“好久没做饭了，手生了，我没搁太多糖，怕你觉得甜。”他又回到了厨房里，问我：

“你尝尝，入味了吗？”

我夹起来放进嘴里：“嗯，还行吧，比我妈做得入味多了。”

我一边大口嚼着一边对爸爸说：“我姨说了，让你找一个保姆。”



爸爸把做好的糖醋排骨端上来，终于忙活完了，坐到我的对面，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就用我成吗？”爸爸表情恳切地看着我：

“一个家就咱两个人，再来一个生人多别扭啊。”

这是我和爸在家吃的第一顿饭，妈妈的遗像就挂在饭桌上面的墙上。我和爸选择了她穿着军装、笑得特别灿烂的那张照片。妈妈曾说她当年的理想是当一名女兵，但是因为家庭出身，身体虽然合格，但政审没有通过。于是为了纪念，有一年回北京探亲，她借来了朋友的一身军装，那是女兵的军装刚刚改成七三式、有檐帽改换成无檐帽的那一年，她

and I







到照相馆照了这张像，作为永久的纪念，纪念她花季少女时的惟一一个梦想。妈妈说，在一个时代就只能有一种梦想，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从此以后，妈妈说，她再也没有什么梦想了。考大学并不是她的理想，但是恢复高考那年，她本来并没有积极准备，但没想到一考竟考上了。

饭菜的袅袅热气在妈妈的面前飘荡着，她笑得那么灿烂，我想，是我和爸在她的注视之下吗？而我认为，这是我们家三口人第一次真正的团圆。

我问爸："唉，我怎么不知道咱俩是一个学校的啊。"今天爸爸到学校开会我才听王校长说我和爸爸是校友。"那你跟我妈也是同学了？"

"是啊，小时候，一块上的小学。到了中学的时候，她还混上了一个班干部，各方面挺积极的，不过啊，学习比我差。"

"那你怎么没考上大学啊？"

"因为那时候没考大学这么一说。"

"我妈怎么考上了？"

"那是后来她在插队的地方胡蒙上的。

"那时候，你们学校不是重点中学，是一个流氓学校。"爸爸瞧不起地说起他的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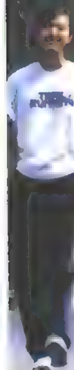
我听说过当年爸爸妈妈他们上学时不好好上课，闹什么革命，还揪斗老师，爸爸说得不错，不是一个流氓学校是什么呢？

"王校长教过你啊？"

"嗯。丫是我们班主任。"

我很不高兴的说"你说脏字。"

"我哪说脏字了？"





"你说了，你说了，丫是我们班主任。"我像连珠炮似的说出一串，他明明是说了，非逼着他承认不可。

他看我那么认真，只好说："好，是吗，算我错了。"

"你这人真不虚心。"

爸又到厨房鼓捣什么去了，一会儿，听见他叫我：

"妞儿，汁儿榨好了。来喝吧。"

"哎。"我很自然地答应了一声，好像这个称呼已经被叫了多年，我也答应了多年似的。

"谢谢。"我从爸爸手里接过半杯西红柿汁说。

我转身看到爸爸要洗碗，就对他说："你不用洗了，等明天我一块洗。"

"这都是你妈的老毛病，你也学会了。说实在的，我很反感她的这种生活态度。当天的事就得当天干完。"

真够勤谨的，我忍不住说他：

"你什么血型啊？"

"O型。怎么了？"

"和我一样，可看你不像。"





“我像什么呀，像 AB？”爸爸转过身来问我。

“你怎么还相信血统论呀？”

我和爸的生活一开始就好像是两军对垒似的，弄不好我们就有一番激战和交火。

“能给我 100 块钱吗？”我对爸说。

“干吗？”

“我……有时候不想老在家吃饭。”

爸爸肯定心想这算什么事啊，不就是想到外面吃顿饭吗，他一边洗碗一边特大方地说：

“哪天想吃什么，爸爸带你去。”

虽然跟爸还没有生活几天，但我知道爸大方，尤其是对我。

“可是我想跟同学一块去。”

爸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的表情有点失落，但他还是马上从裤兜里掏出一沓 100 元的绿票子，递到我面前：



“拿吧。”

我拿了上面一张，他的手还那么伸着：

“多拿一张吧。”

“不用。”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了爸爸买的当天的晚报。

一会儿，爸爸拾掇完了，也好像从我刚才说的话里回过点什么味儿，他凑过来对我说：

“说实在的，一般在学校谈的恋爱吧，都不太靠谱。”他一副过来人的口气，而且他的话里半是提醒半是挖苦。

“你是说你自己的吧，你放心吧，我才不会像我妈那么不开眼呢？我们学校的男生，我一个都看不上。”

我不但挖苦他，而且还要替妈出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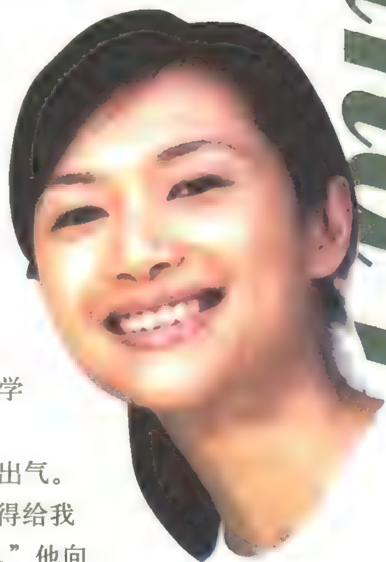
“我不是管你，你要是不回家，总得给我说一声吧。省得我在家一通给你准备。”他向我表白他特像是个好爸爸似的。

不用向我表白，我才不领他的情呢，“你不用一通准备，也根本不用每天来接我。我妈也没这样啊，再说我都多大了，还能让人给拐了？”

“女研究生都让人给拐了！”爸爸提高了声音，而且他说这话好像是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我知道他每天看报，所以像这种消息他一准儿知道。

“那得傻成什么样啊？”

“你呀，还真别吹，就你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就这么点大，在这楼下，一个外地老冒儿，在









前头喊：一二一，一二一，你跟在后头：一二一，一二一，”爸爸学着我小时候的样子，让我相信我真的有那么傻，而且事情真的有那么悬，尤其是他赶到得真的是那么及时：

“差点让人给拐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不定让人给拐到哪儿去了呢。”

爸爸炫耀够了，坐到了我旁边的沙发上。

小时候的事，我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我小时候有那么傻吗？

“我要是被人拐跑了，你会哭吗？”我移开手中的报纸，看着爸爸问。

爸爸反问我：“你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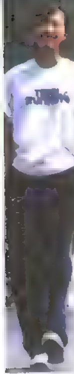
“不知道。”我低下头，心想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他真舍不得我，为什么在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只剩下我和妈妈相依为命？

“你这么长时间没管我，不也没事吗？”马上我又换了一种口气说，“……你别误会啊，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说完我看了他一眼，看他有什么反应。

他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悦，而是正视着我说：“就是批评也没事，对我你还客气什么呀。跟我呀，你什么都能说，说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那一刻我没有完全琢磨清楚爸，

My Father







为什么他说“说什么也伤害不了他”？

“如果我问什么你都能告诉我吗？”我又提出的要求算不算得寸进尺，但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父女关系。

“当然了，你想知道什么呀？”

……

“我不想知道什么。”我欲言又止，也许我要的是爸爸的一种承诺，要的是他对我的信任。

爸爸拿起一张晚报，看了几分钟就睡着了，这个家变得沉默起来，似乎比平常更加冷清。关于这个家，关于往事，关于爸爸妈妈，想起爸爸刚才给我的许诺，就好像有了一种安全感似的，这种安全感像是一片温暖的海水，把我渐渐包围了起来。我突然觉得一阵委屈，一种前所未有的委屈。

爸爸被我的哭声惊醒了，他马上坐到我的身边来，什么也没有问，只是用手抚摩着我的膝盖，我觉得爸爸像是在说，有我呢，不要怕，我知道你委屈，你哭吧。我像受到了怂恿，更加肆无忌惮地哭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and I







让泪水流个够，好像要把我十几年的委屈统统发泄出来。这泪水虽然汪洋恣意，但它不再冰冷，它被温暖的海水包围着，化成海水的一部分。我扑到了爸爸的怀里。

我渐渐平静了之后，爸异常沉默地站了起来，他说他累了，要回到他的房子里去休息。

一会儿，我来到爸爸的房间，看到他躺在小床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发呆，连我在门口站了半天他也不知道。

“你干吗呢？”

“没干吗。”爸爸坐了起来。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不是说，我问你什么你都会告诉我吗？”

我走进来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哎呀，我在想平时你跟你妈都是怎么过的日子。”



爸爸红着眼圈说。

我拿起一个红色的圆形靠垫，在手里转着，换了一个话题问他：

“你说我报什么志愿好啊？”

“你妈怎么说。”

又是问我妈怎么说，我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你先别问我妈怎么说。她说不管。……不过，她说过最好学文科，理科太辛苦了。”

“那……咱就听你妈的。”

“其实我也觉得文科好混，可是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都觉得我应该学理科，因为理科比较好找工作。”

“你可以不工作呀，我挣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别看别人脸色，想干吗干吗吗？”

没想到爸爸会这么说，妈妈总是说要我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

“如果你愿意，你就混一辈子。”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爸，这是他说的话吗？老爸，我说的“混”和你说的“混”是一回事吗？妈就经常说你是“一天到晚地混日子”，妈说你“混”，是说你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你是混了一辈子吗？”

爸爸从我的口气里听出来对他有那么一点不恭敬。

“是啊，我不单是混。”他垂下眼帘，并且把头扭到一边说。

“我妈说你什么都不相信。”

“她还说我什么了？”每当我说一句妈说他什么了，他总是想再多问一句。我不明白既然他对怎么活都满不在乎，干吗总还在乎我妈是怎么说他的。

“说你谁也不爱。”

“我爱你呀。”他急切地表白道。

“那你爱我妈吗？”

“……不知道。”他耷下眼皮说。

“你不知道那你干吗还和她结婚呢？那你就怎么知道你爱我呀？”

“这不一样啊！”

“就因为我是你生的？”

My Father and I





“哈哈哈……”爸爸爆发出一阵大笑。

不管怎么样，有个爸还是挺好的。晚上，我常到爸的酒吧里去做作业。去得多了，我也适应了，觉得酒吧这种地方没有我开始感觉的那么暧昧和窒息，这个地方能让人产生迷幻和心思，但也能让人放松和休息，而且我觉得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是件挺惬意的事。在酒吧里，还让我经常觉得自从跟爸在一起生活，好像日子过得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在吃爸爸做的第一顿饭的那个晚上，我就从爸爸做的菜的味道中吃出了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味道的不同。

有个爸挺好，可我不喜欢爸的那些朋友。

不喜欢他的那些朋友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挺像个爸的，但跟他的那些朋友在一起他就不像了。他的那些朋友，整天泡在酒吧里，一点情调也没有，不是喝酒就是抽烟，要不就是和女人打打闹闹。让人觉得他们是那种没有责任感，没有原则性，不干正经事儿的混混。他们不是在“混日子”是在干什么？而爸爸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像是把生活这盆水搅混了，然后他们好从中浑水摸鱼。

“哎，小鱼已然是一果了。”

每次到爸爸他们的酒吧，这个张叔叔最爱给我搭讪。

“我说什么来着，早晚有一天，我们的酒吧、迪厅里有我们的小鱼在那儿站着呢。”

“大着呢吧？”有人在说他喝多了，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

“少废话。”

“别跟人家孩子瞎逗。”别人提醒他。

“你以为呢，我女儿现在上小学五年级，已经有男生给她送巧克力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的话里是得意还是说如今世道变了。







My Father and I





“小鱼也有男朋友了吧？”他又走过来问我。

“有。”我趴在吧台上做我的作业，头也不抬。

“哎，你说什么来着，一个班的？”

“不是。”

“哪个学校的？”

“外校的，他上班了。”

“上什么班？”

“倒腾车，开台球厅，什么都卖呗。”

“小鱼，你可真逗啊。唉，老鱼啊，你女儿可真幽默，我发现。”

他听出来我是在瞎编，在逗他，听出来就好。

“妞儿，回家吧。”

爸爸在叫我回家。那个张叔叔对爸爸倒挺哥们儿的，我们临出门，他叮嘱爸爸：

“哎，老鱼，你千万小心点，最近车查得特别紧。”

“你喝酒了？你真得小心点。”

“我怕谁呀？”爸爸满不在乎地说。

“开慢点儿。”

刚走出酒吧，爸爸就急忙搂着我的肩膀问我：

“你刚才说的不是真的吧？”

“不是。”

爸爸满意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回到家看到爸又在剁肉馅，准备包包子，我就禁不住想：

“爸对人好就是请人吃饭，给人做饭，这点儿跟妈倒是挺像的。”

我突然想起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就















走过去趴到爸的背上用鼻子上下左右使劲地嗅着。

“干吗呢？”爸爸感觉到我离他很近，但他不知道我在他的背后干什么。

“书上说女人最爱闻的味儿就是父亲的味儿。”

“我什么味儿啊？”

“你呀，葱味儿。”

爸爸刚好把切好的葱放进剁好的肉馅上。

我只在爸爸的背上闻出了浓浓的葱味儿，我不知道书上说的那句话有没有道理。

这阵子，爸爸什么也不让我干，就让我专心地复习功课。

“包得怎么样了？”

“你看呢，估计呀只能包成饺子了，包子有点不行，这面发得不行。”爸把包子包得一个个像饺子那么大，他怕面没发好，皮太厚了包出来不好吃。

小包子终于出笼了，我一吃味道还真不错，而且咬开里面是一包汤。爸爸给我装了一大盘，我一个接一个地吃着，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个，直到把最后一个包子馅塞进嘴里，把包子皮往盘里一扔，叫了一声，“哎呀，吃难受了。”就倒在了沙发上。

爸看着我撑的那副样子，笑出声来。这会儿他的自我感觉肯定特别好。

“你将来结婚了，会带我一起过吗？”爸问我。

“嗯。带吧。”





“给我张床就行。我给你们当老妈子，过年过节的时候赏点酒钱。”

“哼，别把自己说得那么惨行吗？”

“我有那么恶吗？”爸把我说的我将来就像一个忘恩负义的恶婆子似的。

爸爸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好像真是求我要给我做一辈子老妈子似的。

“对你好，啊？”我坐起来，用一种哄孩子的口气对他说。

“嘻……你不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吧。”爸爸转而嬉皮笑脸地问我。

“应该不会吧。”我又躺到了沙发上。

“别急着谈婚论嫁，多谈几个，什么人都试试。啊？”

“好，行。”我觉得爸爸这句话很好笑。

“等你考完试，到我们酒吧来，给你开一个 **Party**，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好，好。”我开心地答应着。



一天放学回家，在楼道里又看到那两个小姐从电梯里出来。她们总是穿着袒胸露臂的一身黑，冬天的时候，只在外面披一条毛披肩。我常看见这俩小姐，她们就住在我家楼上，是租的房子。每天，我上学，她们回来，我放学，她们出去。几乎每天如此。每次在楼道里遇见她们的时候，我都把她们打量一下，住在这栋楼里的其他人，也都像我一样，打量她们





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好奇和异样。但她们似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从来不多看别人一眼。

有一年，我看到她们每天晚上都站在街边，不管天多冷、刮多大风她们也不回家。第一次我去我爸的酒吧，其实就看见了她们两个在那儿，和白叔叔他们坐一桌，都穿一身黑，喝冰水。

那天晚上，晚自习上到很晚，下课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爸爸的酒吧去。刚下车，就听见酒吧里传出一阵乱糟糟的声音。一进门我就愣住了，爸爸被几个人扭得紧紧的，他看见我进来，马上高声叫了起来：

“她是我女儿，她是我女儿。你们别动她！”他的叫声让那些人把他扭得更紧。

我向酒吧四周扫了一眼，那个张叔叔、白叔叔，还有那两个小姐都被人扭了起来。吧台里站着一位高个警察，他手里拿着一只对讲机，正用置疑的眼神盯着我。我也不示弱地盯着他。

“放开我，她真是我女儿，她真是我女儿。”爸爸仍在高声叫着。

站在吧台里的那个大个子警察对他的队友说：

“别让他叫唤成吗？别让他出声成吗？”

他话音未落，一只大手按住爸爸的脸把他狠狠地按在了一张餐桌上，可是爸爸还是在拿眼睛找我，并且不停地说道：

“我叫鱼达，我叫鱼达，她叫鱼静。”

我知道爸爸之所以不停地说，是一定要向警察解释清楚，要让警察明白，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女儿，我还是个学生，我和他们酒吧里的事没有任何关系，千万不要对我怀疑，千万不





要牵连到我。

“她叫什么？”高个子警察又问了一遍，“我叫鱼达，我叫鱼达，她叫鱼静。”



高个警察举起对讲机大概准备向他的上司汇报，刚“喂”了一声，听见爸爸还在嚷嚷，他更加不悦地冲着爸爸这边呵斥道：

“能不能不叫他出声？”

他再次举起对讲机，正要说话，不知道谁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不是都让你们把手机关了吗？”那个大个子警察一边呵斥着，一边朝爸爸走来。他从爸爸的腰间一把把手机抽了出来，听见手机里传出“大哥”、“大哥”的声音，然后手机被关掉了。





我鄙夷地、憎恶地看着爸那张被别人狠狠按在桌子上憋得通红的脸，他却在安慰我：

“妞儿，我没事，我没事！”

爸爸和他们一伙儿被警察带走了，走出酒吧的一刹那，又传来了爸爸的声音：“妞儿，我没事！……”

“大哥，大哥……”有人哭着追出去，但我没有哭，我站在酒吧里，听着装着爸爸他们的警车一直开出去很远，很远。

爸没有再回来。

他犯了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罪，被法院判了三年。

他们一起开酒吧的老哥儿们都给判了，法院说他们是团伙犯罪。

姨听说后不让我去看他，说我不欠他的。

那年，我考上了师大中文系，找了个男朋友，是我们学校历史系的，湖南人，叫郭湘。上大四开始实习，他说他要写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我就让他住我家了。

晚上回到家，郭湘还坐在电脑旁，说白天有个电话找我。我问他“男的女的？”他说“男的。”

“说有什么事了吗？”

“没说，他说晚上再打来。”

电话铃响了，我喊着“我来接”。我猜测到是谁打来的，但电话里传来的是姨的声音。

“喂，哦，听说了。”

“还没见着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嗯。”

郭湘问：“谁呀？”

“我姨。”

“她什么事啊？”

“没事。”



My



Father and I





放下电话的我，感觉有点累了。

郭湘也大概写累了。他走过来坐到我身边说：

“看电影去吗？”

“现在呀，太晚了吧，改天吧。”

电话铃又响了。我说着“别接，别接”，但我坐在沙发里也没有动。电话铃响了几声又不响了。

“谁呀？”

“没事。”我摊开两只手，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我对郭湘说，我想一个人出去走一走。

又是一个夏天。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街上的人还跟白天一样多。这条街上的酒吧越来越多了，没走几步，就是一个。所以这条街显得更不安静了。每天晚上都有形形色色的人在街上徘徊着、溜达着，酒吧打烊也更晚了。酒吧里的音乐也更花样翻新，从有的酒吧里传出的重金属音乐，甚至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他们向市长告状，说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干扰。所以传说这条街上的酒吧有可能被迁到远离市区的一个公园附近。

爸爸回来了。我是听爸爸的一个朋友讲的。姨也知道了，她今天告诉





我、是为了提醒我不要让爸爸再回到这个家。爸爸走后这三年、我很少去想他，因为我想爸爸很可能在我生命里只是一闪而过，像流星在夜空瞬间闪过然后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跟你说，我去不成。"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他一边走一边和人用手机通话。

"哈哈……喂……哈哈……你说什么？瞎掰吧你。"

他迈着大步、满脸的春风得意、嗓门更是大得想让所有人听见似的。

"在你身边浪笑的女人是谁呀？让她接电话。"他用手摸了摸没有几根头发的光头。

好像是爸爸，我看清楚了，是他。他根本不像被监禁三年、刚刚获得自由的人，而是好像这几年跑到一个什么地方，混了个意得志满、人模狗样地回来了。好像这三年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痛苦和打击，他一直精神抖擞地活在这个世上。

"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爸爸走两步就停下，回头看两下，再往马路这边瞟一眼。

"哎呀，确实是在堵车。我确实……这儿堵车。"

肯定是他，他又在骗人。

"算了吧，你那儿的人不成，太不靠谱了。"

"哎呀，你那儿都吵死了，我不爱卡拉OK。我不爱卡拉OK。哈哈……"







我像是在躲着爸，他往马路这边望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躲在一棵树后，但有时候我又想让他看见我，我没想好是不是今晚就走到他面前，对他说：爸，你回来了！

“早看见你了，哈哈……”

爸爸在我的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的脖子被他从后面紧紧地揪着，都把我揪疼了。

“你干吗呀？”

“是不是也发现我了？”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赶紧解释。

“我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居然碰着你了！”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我，突然又好像怕我跑了，一把抓住我。

“你松开我，你快松开我！”

“那你不许跑。”

“我不跑，我跑什么呀。”

爸爸上下端详着我：“你长大了，都变成一个大美人了。见着你爸爸还躲，玩儿藏猫猫呢？”

M Fa... and I



“来，抱抱你行吗？”他站在那儿张开了两只胳膊。

“不行！”我坚决地后退了一步。

爸爸把我带到马路边的一个饭馆，坐下，他先要了一瓶啤酒，给我们两个人都倒了一杯：

“来，喝杯啤酒。”

我摇头。

“喝一口吧。”

我还摇头。

他只好让人把酒撤了，又要了一壶茶。

“唉，那咱喝茶。”

他端着茶壶一边给我往杯子里倒水一边看着我的脸色说：

“你真准备一辈子不理我了。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他眼神里突然闪过了一丝悲哀，低下了头，用手捂住了眼睛。

我没想到他像霜打的黄瓜，一下子蔫了下来，刚刚的神气活现、满心欢喜一下子都不见了。

“不许哭。”

“没哭。”他还嘴硬。

“不许哭。”我看了一眼旁边座位的人，看别人是否注意到了我们。

“没哭。”

他把眼睛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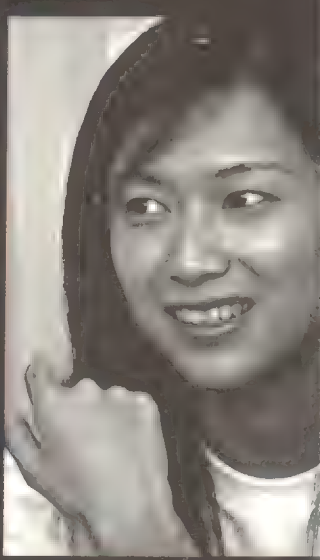
















My Father *and I*

了抹，抬起头，用含着泪的眼睛看着我：

“那你怎么又理我了呢？”

“见了就理。见不着就不理。”我停顿了一下，没好气地说：“我还有可能不理你？”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还长个，再长就该咧吧了吧？”爸舒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道。

“你那个小朋友不太靠谱吧，他配不上你。再说，你怎么把他领家去了，将来甩都不好甩，这叫未婚同居。”爸怎么已经知道我找了个男朋友，是姨告诉他的吧，而且他今天往家里打电话，郭湘接的，已证实了这个事实。

“你说什么呢？我是觉得学校太乱了，他在家里写东西比较安静。再说我又没跟他睡……”

看着爸说起我的男朋友那张毛孔胀大的脸，我说他：“你……有点兴奋啊，你没喝就大了？”

“不爱听就不说呗。”他嘟哝一句。

我不想再答理他。

“哎，你看我是不是胖了？”他为了缓和气氛，把话又扯到自己身上去了。

我爱搭不理地说：“还行。”

“你看跟狗啃的似的，鬼剃头。”他用手摸着他的光头，“你看。”

我琢磨不透爸这个人。他这个人吧，听着他嘴上好像在说不幸，好像在让别人同情他，但你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更像是在洋洋得意，似乎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总有法活，总能活得好，谁也别想难住他。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的是刚刚他走在马路上，一边摸着他的光头，一边春风得意的样子。

“为什么你这种人就老能活得那么好，永远都有路走？”







"我跟你们还不是一样。"

"不，咱们不一样。我跟我妈一样，我们老倒霉。你是老得意。"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一点也不得意。你也不会老倒霉的，我不让你……"

我一听就急了：

"你是谁呀？你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你爸，这还有假吗？"

"是，您隔几年冒出来一次，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想再说了，跟郭湘生活的这段日子，除了偶尔伤感，大多数时候已经让我变得非常平静，三年后跟爸重逢的这个夜晚，我不想让它是一个让我从此变得又不平静，让我更加伤感的夜晚。

爸爸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轨道上，他又成了酒吧里的常客，和一群游手好闲的人每天泡到深夜直至凌晨，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啊，你知道吗，她有多漂亮。"无论对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他经常爱说、逢人便说的就是他有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儿。

"你别说了，来，喝酒喝酒。"

"我女儿，太牛了，太牛了。"

"对，对，对。"

"把电话给我。"他从旁边一个女人的手



My Father and I



里夺过一只手机：

“你要干吗呀，你。”那个女人说。

“没事，我给她打电话。”

“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人家都睡了。”

“没事，我给我女儿打电话再晚犯法吗？”

“妞儿，”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叫我。“妞儿，妞儿……”他叫第二声的时候就听出来他哭了，接着是乱哄哄的声音，听到一个女人说：“行了，行了。”然后那个女人拿过手机对我说：“对不起啊，他没事。”

“你好好想想你这样做对吗？”

上完最后一节实习课，我让一个男生留下来，他今天欺负班上的一位女生，不好好教训教训他，将来他长大还不定长成什么样呢，我小时候就最看不惯男生欺负女生了。

“你要是也有个妹妹，别人也这么欺负她，你愿意吗？”

“可我没有小妹妹。”

“老师说话你不许插嘴。”

“……”

他把两手插到裤兜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看你站成什么样了，你给我立正，把手给我拿出来，站好了。……咱们是男生，应该保护女生。怎么能欺负人家呢？”

“我没招她没惹她，她打了我好几下。”





徐静蕾

导演处女作













"哦，她打你？你……你就打她呀？"

"……"

有个人站在了教室门口，听到动静回头看是爸，他笑嘻嘻地地往外边指了指，意思是他有话跟我说，让我出来一下。

"你给我站在这儿，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许动啊，听见没有？"

"……"

"老师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出去和爸站到走廊里的窗户前，爸夸我："你还挺像那么回事，挺像个老师的。"

"烦死我了，这帮孩子什么都不怕。"忽然想到他怎么到这儿来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你干吗来了？你可真成啊，你连我这儿都摸来了。"

"你在哪儿我还能不知道，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昨天晚上我真的失态了。对不起，好吗？"

"你当然可以不睡了，人家还得早上起来上班呢。我昨晚才睡了两个小时，你看我这眼睛。今天还得对付这帮小猴崽子一天。"

"我这不是来向你道歉的吗？"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瞎折腾，你累不累啊？"

爸一脸诚恳地说："以后戒酒，不喝了，真的不喝了。"















“你也不用跟我说，我哪管得了你呀，你爱喝不喝。”

“别呀，咱们家就咱们俩了。你不管我谁管我呀？”爸那种和我套瓷的劲儿又来了。

“你这话是讹我吗？”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到爸这么说，我心里有一种喜悦。

离开学校，坐上了爸的车。正是下班的高峰，街上的车流缓缓而动。爸说要请我吃饭，问我想吃广东菜还是上海菜？我告诉他其实我想吃他做的“鸡锅肉”。

“真的，太好了，那成啊！这太容易了。”

爸把我请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家比我和妈妈的房子新，房子又大，尤其是厨房贴的白瓷砖，显得亮堂又干净。

“我做这个东西呀，不过糖色儿，一会儿撇完了沫儿，再搁料酒再搁糖再加酒，咱们小火慢炖大火收汤，一个半小时，你记住了。”

我手里拿着半杯清水，靠在厨房的门上，一边喝一边问爸爸：“除了放鸡肉和排骨之外，放其他肉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放什么肉都行啊。”

有人敲爸爸家的门，他答应着：

“等着，来了。”听见他开门说：“哎呀，三妹来了。”

一个气喘吁吁的女人走进来，是个三十多岁模样周正的女人，她两手拎着大大小小七八个塑料袋，说着“别换手了，我自己来，累死我了。”把占满两手的东西往灶台上一放说：“我可全买来了。”忽然她又“哎呀”一声，说是把什么落在出租车上了。

“坏了坏了，我把葱落在出租车上了，要不我再买点儿去。”

“别，别，别。”爸爸拦住她，然后向她介绍我：

“我女儿。”

“是小鱼吧，我是三妹。”

“你好。”

“你好，哎呀，长得真秀气。”

爸爸问叫三妹的女人：“你看我们俩像吗？”

“得了，比你好看多了，你是什么呀。”

爸吩咐三妹让她把碗、筷子全洗了，又提醒她：“哎，把商标都抠了啊。”

看来爸爸这儿平时不来人，多了两个人吃饭，碗、筷都是新的。

“好好，没问题。”三妹满口应承下来。

“都洗完了，还干什么，我？”她还想听爸





别的吩咐。

"你什么都甭干了，菜我都切好了，一会儿就看我露一手了。"

"我这儿还买了点黄瓜。小鱼啊，我给你做点黄瓜怎么样？拍黄瓜。"

"三妹的拍黄瓜，真是一流。"爸爸夸奖她。

爸爸问我："你吃蒜吗？"

"随便，都行。"

看我回答得模棱两可，爸爸对三妹说："那么咱们要不然就别搁蒜了。"

"好，不搁蒜了。"

三妹对爸指指客厅，让我和爸到那儿去聊着，厨房里有她一个人就行了。看来三妹是一个挺体贴爸的女人。

"你奶奶做的'鸡锅肉'才好吃呢，特好吃。比我做的好吃多了。"爸爸夸奶奶做的"鸡锅肉""特好吃"，看来"鸡锅肉"是我们家的家传了。

"你们是不是很少在家做饭呀？"我问爸。我特意用了一个"你们"的字眼，我想指他跟三妹。

"是啊，做给谁吃呀。我跟你说吧，





My Father

其实我也是头一回晚上在家过，平常都混到天亮才回来。"

爸的客厅里有一个书架，但没有书，上面摆着一只只或长或圆黑不溜秋的陶罐。我拿起一只圆圆的陶罐，一边看一边想，其实爸爸的生活不用问我也想象得出来：是饿了就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一个汉堡包，一边走一边吃就把一顿饭打发了的主。

爸问我："你们在家做饭吗？"

"做，他做，他挺会做饭的。我有时候也自己做，什么炒鸡蛋呀，煎鸡蛋呀，煮鸡蛋什么的我都成。"我放下陶罐，又捧起水杯，去看另外一面墙上挂着的一幅也是黑不溜秋的画，那是一个男人，在抽一只又粗又大的雪茄。

"他是谁呀？"爸爸说了一个阿斯特罗还是一个什么人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

爸爸心疼地问："你没切过手吧。"

"多久都没有切了。"

"他写书挣钱吗？"

"他这才出了第一本，还是别人看他老师的面子给他出的，根本不挣钱。"

我帮爸把餐桌和椅子摆好，坐下来爸又问："那靠什么混日子呀？"

"我给人家当家教呀，你不是也给我留了点钱吗？我姨有时候也给我点。"

"那点钱到现在还没花完啊？"










“你是真不知道我们劳动人民其实可以过得很朴素的，二百块钱一个月，也饿不着。”

“就没想出国溜达溜达？”

“想出就能出啊？”

“钱不是问题。”爸似乎是说如果我想出国，他会帮我凑钱的。

“我一个学中文的，出去干吗去呀？年纪轻轻的，学什么都来得及。你英文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想出去，我出去他怎么办呀。”

“带他一块去呗。”

“他才不想出去呢。”

“他是想留在中国当思想家吗？”

爸爸扬了扬眉毛，听出来他在挖苦郭湘，他肯定觉得郭湘配不上我。但我不想听、也不爱听他这么说他。

“你能别这么说他吗？我们在一起好了三年，除了我妈，我就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长。”

爸没说什么，但我看出来他的表情里有一句潜台词。

“是，我没说不是。他没钱，挺穷的，人也长得一般，可是他对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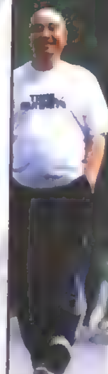
“什么算好？”

“我需要他在的时候他都在，我们才是亲人呢。”

我对爸说：“你懂吗？”













我把请爸和三妹来家吃饭的事跟郭湘说了，没想到郭湘说起爸，他对爸爸的不满似乎比爸对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道德底线低的永远比道德底线高的人占优势。因为他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所以你爸那种人，永远能如鱼得水。什么他都要，钱、快乐、良心安慰，需要什么就毫不犹豫地伸手，从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郭湘说出这一大堆话的时候，我在厨房给他煮面条。郭湘算是个书呆子，除了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打他的文章，很少和外界接触。他平时话也很少，所以他说出这么一大堆话真令我惊讶。

“像我父亲那人吧，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钱，老老实实了一辈子，从来也没迈过我家那破地儿，可是我一点都不羡慕你。”









“哎，你少说两句吧。”

我把一碗面放到他面前，他问我：“炒辣椒了吗？”

这个湖南佬，每顿饭都离不开辣子，让我觉得一个人的遗传、血液里带来的东西，比后天的许多影响更重要，是任何人也难以改变的。



爸和三妹来的那天，对我们做的菜赞不绝口：

“这菜做得真好，真像饭馆里做的。”

“这腊肉真好，是你自己做的吗？”三妹问我。

“腊肉、笋、萝卜干，都是他妈妈腌的。”

我又说：“北京卖的哪有这么好吃啊。”

“来来来，干杯，干杯。”爸端起酒杯说。

我对爸和三妹说：“吃吧，别客气啊。”

“腊肉要不要。”

“要。”

三妹先夹了一些菜放到爸爸的碟子里，爸说：

“你自己也夹着吃。好吃吗？”

三妹夸道：“这鱼真好吃。”

我说：“好吃多吃点，小心刺啊，可能有点辣吧。”

爸爸夹起一大块鱼肉，放到了郭湘的碟里：

“给你，给你，大块的给你。”

此时此刻，我们真像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老鱼，咱们以后没事就到小鱼家吃饭怎么样？”三妹看着爸爸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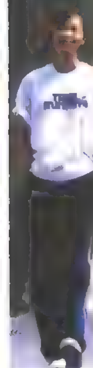


爸爸问我：“欢迎吗？”

“欢迎。”

“你呢？”他又问郭湘。

“欢迎，欢迎。”



今天请爸爸他们来，不仅仅是把郭湘介绍给他们，大家在一起吃顿饭，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我和郭湘的一个决定告诉他们，这个决定对于爸爸来说，一定会是个不小的震动。但是既然已经是我和郭湘决定的事情，还是及早一点告诉他更好。

“我们准备春节就结婚，在北京就不办了，到他们家去办。”我有意把声调放平，轻描淡写地说。

爸爸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三妹停住了筷子，不知所措地看着爸爸。其实，爸爸还是听清楚了，从表面上看，但似乎还沉得住气，他尽量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干吗这么急呀？就不能工作几年再考虑这事？”

“我们商量过了，一概不收礼。你也不用送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缺什么的话，再管你要。”

我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们也决定不去你那个公司了，结婚之后，我们去上海，他在浦东有一个朋友。”

爸爸似乎沉不住气了，他一定认为如果说我说的这个决定在幕后有一个操纵者的话，这个人就一定是郭湘。他用质问的口气问郭湘：“这是你的主意吧？”



My Father and I







“是我们俩的主意。”郭湘答道。

“这就是你结婚请我吃的饭呀？”爸爸既而把不满转向了我。

“嗯。你要是觉得好吃，就再多吃点。”

“你们打算要孩子吗？”

“有就要。”

“要几个呀？”爸爸明显在用挖苦的口气问我。

我看了他一眼，“……你要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我就不跟你说了。”

“你妈就是你这个年龄结的婚，结了又怎么样？你看最后……”

爸爸这句话刺痛了郭湘，郭湘皱起了眉头，他提高声音说：

“我认为这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

我向爸爸解释：“我结婚不为了什么，我没觉得结了就好了，也没觉得结了就糟了。”

“这就好，这我就放心了。其实这世上谁都靠不住，最后只能靠自己，感情都是会发生变化的，你知道吧？”

郭湘把声音又提高了几分说：“请你别把你那套人生观强加给小鱼好吗？”

“小鱼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听你爸爸几句，他说的是对的。”三妹也插进来说道。





“你相信有不变的感情吗？”爸爸问我。

“我相信。”

“行，你这年龄，应该相信点东西，早结早离，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趁早让它发生。”

郭湘更急了：“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呀？”

“人家父女谈话，咱们别插嘴。好吗？”三妹想制止郭湘，因为他说多了，只能使空气更紧张。

“别以为苦出身就朴实，长得拧吧就不花了。”看来爸是不给郭湘留面子了：“我跟你说这跟人品没关系，感情是一定会要转移的，婚姻也一定会有危机，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如果那一天来到了，你可千万别

My Father and I









怪自己做错了什么。"

当着郭湘的面，爸把这些话说得直截了当。

"这……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郭湘满脸的尴尬和不屑。

"这是肺腑之言，你如果不相信，也应该好好听听。"三妹跟爸爸的看法和认识都保持着一致。

"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社会渣子！"郭湘满脸冷笑，"却来教训别人怎么对待婚姻和爱情？！"他几乎没有了什么理智。

像有一把刀插进我心里，并流出殷红的血。

爸爸不依不饶地说："数这种看起来老实的人最可怕，最吃不起亏了，你将来要是跟他吹的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话，一定会有麻烦的，你得慎重点。他要什么，就都给他，要是他跟你吹，问题倒不大。”

爸爸不直接跟郭湘较劲，而是继续对我施教。

“你这是侮辱人！我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郭湘啪地一下狠狠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摔站了起来，看着爸爸用手指着门外。

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息事宁人地说：“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三妹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是人家的家，你一个吃软饭的……”

这句话把郭湘惹怒到了极点，“你个……”他用





家乡话骂了三妹一句，气冲冲地离了饭桌，走进屋里。

“什么，你说什么？”三妹追了过去。

“女流氓！”

“唉，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

听见他们两人在另一个房间里吵了起来：“你怎么骂人，你什么意思啊。”

“我骂你什么了，我骂你什么了？我告诉你，

My Fat



别以为都可以随便欺负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文明啊？”

“你才不文明呢？”

在他们的争吵当中，我无奈地对爸爸说：“你走吧。”

爸爸安慰我说：“最后但愿我说的全是错的，你是个例外。请你姨和姥姥吃顿饭吧。她们还没见过这孩子呢

r and I





吧？”

我点点头。

“到了人家家礼多，既然去了，就要坚持到底。见了人家老人，嘴巴甜点，眼里有点活儿，不会干的事呢，也别强努着，看再给自己闪着。”

说着，爸爸抓住了我的胳膊：“哎，真舍不得你去给人家当媳妇儿。”

“知道。”

“原谅我，妞儿，刚才我胡说八道来着。我也是一下子没撸住，没准儿这小子会记仇的。”

我一点也没有生爸爸的气，只是我不想再说什么。

“过去你也没给我这种谈话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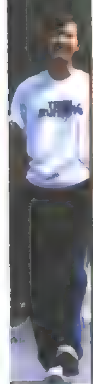
“其实你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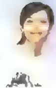
“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我就怕你躲我，才跟别人结婚，还要跑到外地去。”

“不是，真的不是。”

“鱼静，你就能容忍别人当着你的面羞辱你的丈夫吗？”

我和爸爸
My Father





郭湘在另一个房间里冲着我喊。

“他们马上就走了。”我强忍住自己的不耐烦。

“三妹，你就甭招他了。”爸对三妹说。

“我，我这可半天都没说话了，他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呢。”三妹委屈地回应

“答应我件事儿，最没辙的时候，想着你还有个爸爸，能为你做任何事。”爸爸嘱托着。

“记住了，你也一样，好好活着，少喝点儿酒。你要是再出什么事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的。”我强忍着





眼泪，我觉得我和爸之间已经有种割舍不掉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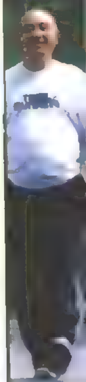
and I

离开北京的那天，在车站外的电话亭，我想给爸再打一个电话：

“起来了吗？”

“起来了，一会儿要出门说事，正在找鞋呢。你呢？”

“已经在火车上了，马上要开车了。……那我先挂





了，到上海再给你打电话吧。”

“行，那小心点啊。”

“嗯。就这样。”

其实我们都在欺骗对方，我还没有上车。打完电话，我朝着进站口走去，穿过车站广场的时候，我一直在用眼睛四处寻找着父亲的身影，我希望他会出现，我想再看父亲一眼。

而爸爸呢，他也不是刚起床，在找什么鞋子，他开着车在去车站的途中，已经快要到车站了。他不想让我知道他来送我，所以他不想让我看见他，而是躲在一处悄悄地看着我走进车站，一直到我的背影消失。

两年以后，我又出现在车站的广场上。不过，是我一个人回来的。不，是两个人。是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特意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鲜艳又醒目地重新回到这个我长大的城市。我慢慢地穿过广场，穿过广场上那些拎着编织袋、扛着包袱、衣着灰暗的外出打工的人群。他们离家愈来愈远，而我离家愈来愈近。

我走进家，灯未打开，就先走到妈妈的遗像前站了一会儿。一缕月光照在妈妈脸上，妈妈的笑容还是那样灿烂。我突然明白，她的这份笑容是永远留给我的，是她在冥冥之中无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笑容。我对妈妈说，妈，我有孩子了，就在我的肚子里，很快，她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做伴，陪我到老，你放心吧。



我给自己煮了一包方便面，刚吃了两口，就一阵恶心，我跑到厕所吐了干净。然后我洗了一个热水澡，把旅途的疲劳洗了个干净。当我换上







睡衣，走进客厅，打开灯的一刹那，看到茶几旁的地上蜷缩着一个人，我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那个人原来是爸。我看清楚以后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我……我住这儿呀，这是我家呀。”

我明白了。

“你能起来吗？”

“我当然能起来了。哎哟。”

他爬起来坐在了沙发上。

“三妹呢？”

“三妹，三妹……早分手了，人家也得结婚。”

他看了一眼我，马上兴奋地叫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了？"

他走到我身边，围着我看："你要生孩子了？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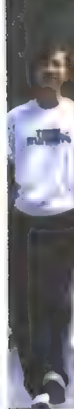
我躲着他："等你酒醒了我再跟你说。"

他又像上次几年没有见我一样，伸开手做出一个想抱我的姿势：

"过来，过来。"

"别，别……"我向后退着。

"太好了，哎呀，你要







生孩子了。怎么着，那小子把你甩了？”

“不是，我觉得跟他也过不下去了。”

“那就是有别人了呗。”

“什么呀，你不是也说过吗，这种事不是哪个人的错。”

“妞儿，做得好。咱不求人，咱回家，怎么说这儿还有你老爸呢。”他用求之不得的口气说。

“就你这样，我指得上你吗？”

“不就是戒酒吗，咱戒呀。我呀，早就盼着你回来，哎呀，再带回一个胖孩子。哎呀，我的命怎么这么好啊，想什么得什么呀。”他美滋滋地倒在沙发上，一脸的得意和满足。

“你闭嘴吧，我妈说得真对，你这个人就是极端自私。”

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说什么他一点不跟我计较，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我回来了，并且带回一个即将出世的胖丫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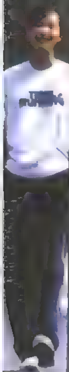
“来，看一眼，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啊，好，女孩好……”

我生女儿那天，爸爸在产房外先是急得团团转，后来看我顺利地生下来了，又高兴得手舞足蹈。

护士把女儿举到我面前，让我看清楚她生下来的模样，然后又把她放到秤盘上，对我说道：“三千五百克。”



My Father and I

一个胖丫头。我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爸爸在门外等着抱孙女等得刻不容缓，看到护士刚刚把胖丫头用一块漂亮的花布包好，就听见他在门口叫：

“快来，快来，能让我抱抱吗？”

护士把胖丫头抱到门口，递给他，他接过来像模像样地抱着他的外孙女，喜欢得眉飞色舞：

“小宝贝，太好了，太好了。这是我们老鱼家的孩子，我们老鱼家的种啊。”

他又冲着产房里面说：“跟那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听见了吗？……太棒了！”

“行了！”我不让他再说了。

“先抱回来吧，一会儿还要回病房呢。”护士轻声对他说。

“好的，好的，太棒了！”

出院回到家，爸什么也不让我做，就好像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有功之臣，就差供着我了。他除了自己照顾我和









女儿，还请了一个小阿姨帮助照看。

女儿生下来所有吃的，穿的，用的，爸早就买好了。别说，爸对小女孩睡什么样的枕头能把脸睡成一个瓜子脸还挺有研究，爸拿着一种枕头对靠在沙发上的我说：

“这种空心枕头就能把小孩的脸睡小了，你看人家老外脸型秀气都是睡这种枕头睡出来的。”

My Father and I

“来，乖，咱换尿布了，啊？”爸娴熟地给他孙儿换着尿布，一边换还一边向我和小阿姨传授着经验：

“大小便以后，一定多抹点护臀霜，别再把孩子给淹着了。”

女儿哇地哭了一声，爸马上轻轻拍拍她：“噢，不哭，不哭不哭。”女儿就不哭了。

“大便的颜色一定要像嫩蛋黄一样，那才叫最好呢。”





爸爸说完这句话又特别嘱咐小阿姨说：

“千万记着，检查完了再洗，啊。”

他从小阿姨手里接过奶瓶，挤出一点用嘴试了试温度。“嗯。这温度合适。我跟你说，试奶啊，一定要用嘴试。要不然，该试不准了，再把孩子给烫着了。”

“哎，孩子这头……这头要高点。”爸看着小阿姨抱孩子的姿势不对，他赶紧把孩子从小阿姨怀里接过来，给小阿姨做着示范：“来来，……宝贝宝贝。”

“你看这样抬着，免得她呛着。知道了吗？哦，好，不哭不哭。喝完奶以后啊，一定要轻轻拍拍她的后背，拍完后背以后呢，再听她打俩嗝儿，这就没事了。知道了吗？

“晓得了，姥爷。”

女儿又在哭，“好，好，……咱们唱唱呢。”

“可以吗，可以吗？”

“哎哟，不哭，不哭，给，抱着。”

爸爸把女儿还给阿姨抱着。

“你把胳膊抬高点。你把孩子带好了，别的事你什么都甭管。”

忙完了孩子，爸爸坐到了我的身边来：“哎呀，晚上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两手？”

“爸，您歇会儿吧，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



剧情篇

徐静蕾

and

我和爸爸



“我没事。我琢磨着你还是应该母乳喂养，这样对孩子有好处，免疫力强，不得病，再说也不会影响你什么体形。”

“我小时候不也是牛奶喂大的吗？”我心说我不是长得也挺好吗？

“所以呢，你一天到晚的病，给我们急的。”

“生病看病，让她从小也锻炼锻炼。”

“你这像当妈说的话吗？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还想为自己说两句，他看到我杯里的水喝完了，“来，我给你加水。”

“哎，爸，您坐着，您歇会儿，您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我看着您眼晕。”

看着爸去给我加水，我对他说：“一会儿我做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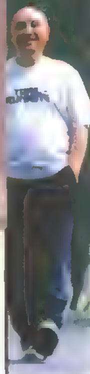


MyFather and I











“你做的饭能吃吗，再说你现在也不能沾水啊，再落个病什么的，你不但什么也不能做，你还得补身子呢。”

“我是怕你对孩子兴头上两天，回头再烦了。”

“还是信不过我呗。”



“得得得，就算我心疼你，还不行吗？”

“你要是真疼我呀，就多说两句好听的，只当是给我发工资了。”

爸站起来说：“行，我去做吃的。”

“别累着啊。”

“我乐意呀。”

爸到厨房里去了，我大声地对他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啊。”

半夜，我又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翻个身躺了一会儿，孩子还是在哭，好像睡在她旁边的阿姨一点没听见似的，阿姨这么睡得这么死啊。

我爬起来来到客厅，看到女儿已经被爸爸抱在怀里：“不哭，不哭，不哭。”

“这孩子怎么老哭啊，太烦了。”我说。

“有可能是缺钙，你看这脑袋都尖了。”



My Father and I



女儿的脑袋上真的有个尖，尽……但还是看得出来。

“不是早就加钙了吗？”

“哎呀，那书上写得不准，量……都不够。”

“那脑袋上的尖能回去吗？”

“你小时候脑袋也是尖的，现在你看这不是好了吗？”

我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果然是平的。

“你回去睡吧，甭管了。”

听到门一响，我知道爸又抱着孩子去跑楼梯了。他说他哄孩子睡觉有个绝招，就是抱着孩子一边不停地上楼下楼，一边不停地吹着口哨，这样上下来回不出几趟，孩子准能睡着，他说我小时候也爱哭，半夜醒了，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能哄我重新入睡。这招用到我的女儿、他的孙女身上，照样有效。



女儿满月之后，我打算尽快找一份工作。因为爸爸的公司在我走后严重亏损，爸爸原来赚的钱除了还债，已经所剩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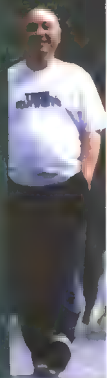
这天，我在外面跑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回到家。

“回来了。”

“嗯。宝宝睡了吗？”

“轻点，刚睡着。”

我走到镜子前，看到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浅浅





的眼袋，这是有了女儿之后增加的。我用手指轻轻地把眼袋推到眼角上去，然后转过身问爸：

"我还好看吗？"

"好看。"

其实我不用问，爸什么时候都会说我好看。

"我都老了。"

爸觉得我在开玩笑，他说："你能成熟点吗？"

"我今天去找工作，去了几家私立学校，有一家还可以，给我的待遇也不错，让我教小学部。"

"那太好了，咱宝宝将来就上这学校。"

晚上，宝宝又是半夜里把我们全都哭醒了。但我听到她的哭声和饿醒了的哭声不一样，我起来摸了摸她的额头，有点烫手，马上测体温：三十九度。

爸爸顿时急了："送医院吧，赶紧。"

我六神无主地说："要不先拿酒精擦擦，明天再说。"





My Father

我和爸爸



“那哪儿成啊，万一烧傻了怎么办？小孩自己发烧自己不知道，真要烧坏了就全完了。”

“你别慌、别慌啊。你一慌我不就更慌了吗？”

“我……我……你也别慌，咱……咱先送医院，送医院。跟你说喂母奶，喂母奶，你就是不干。真自私。”

“现在还来得急吗？”如果现在喂母奶能让宝宝的烧马上退掉，无论我的体形因为喂奶变得多难看我也不会有怨言的。

“来什么急呀，都吃了回奶药了。”

我跟爸连夜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当护士举着针管，将长长的针头冲上，准备朝女儿的屁股上扎的时候，我一看就害怕了。我不敢再看，躲在了爸的身后。

在女儿的哭声中，我和爸在一条长椅子上坐下，爸说：“以后孩子一生病咱就给吃药，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就输液。你呀，赶紧给孩









My Father and



子备一份终身医疗保险。”

我本来就心里难受，听到爸这么大声说话我就更难受了：“跟我说话你别跟我那么大声，那么厉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别哭，别哭，这是在医院啊。”

“不，我错了你也不能说我，你不许跟我那么大声。”

“不说你，不说你，我错了还不行吗？”爸赶紧哄我。

“那我不懂的时候，你还得提醒我。”

“提醒你你也得听啊。”

“那也是你不好，谁让你是我爸呢。”

我是不是在跟爸撒娇，人们不是说，一个人不管长多大，在爸妈面前，也都永远是孩子吗？

“好好好，都是我错了，还不行？我不对，好了吧。好了，好了。”



我为找工作又出去跑了一天，回到家爸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擦眼泪，问我：

“怎么了，妞儿，出什么事了？”

“他们不要我了。”

“谁不要你了？”

“学校。本来都说好了的，他们又变卦了。”那天真的是说得好好的，今天去却又说小学部的老师名额已经招满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学历是够的。”





爸爸坐到我身边安慰我说："这叫什么事呀，他们不要你，那是他们傻冒儿，咱不跟傻子斗气。咱们多精啊，所以咱们要大方点，让他们先活。这个社会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就让着他们点儿，因为咱们怎么都能活。"

爸爸说得如此轻松，似乎还是什么也难不倒他，说完朝我会心一笑。

"我精吗，我怎么觉得我挺傻的。"

"太精了，你是我见过是最精的人，想干什么什么成。"

这是他在鼓励我吗？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味儿？

"什么都没干吧，所以也什么都没成。"

"你讽刺我？"

"没有讽刺你，真的是在赞美你。"

爸爸把"赞美你"三个字说得极其诚恳。他又说："其实你呀，什么都不必干。你才多大啊，我在你这个年龄，哪有你这番经历啊。你看，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My Father and I



"你……你就是讽刺我早婚早育，我……"

"不是，我是赞美你，羡慕你。"

"你这个人太不好了，你挤兑我。"

"没有，我哪能挤兑你呀？"

我知道爸不是挖苦我，我想他确是在鼓励我，而且告诉我活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种活法，每一种活法都是一种获得，不能说哪一种就最好。最主要的，还是他总看着他的女儿顺眼，所以我无论怎样，他都会说你做得不错。

"也就你觉得我哪儿都好。除了你，别人都不会这么想。"

那段时间，挺难的，宝宝老生病，处处要花钱。我没工作，爸也没有钱。

在这之前，爸对一切都显得满不在乎，似乎对一切困难都有办法克服。我那时真希望活





得像他，什么事也不急。

自从有了宝宝后，爸向我保证过，他再也不会在屋里抽烟，因为烟对宝宝的健康有坏处，所以爸烟瘾上来的时候，他总是自觉地站到阳台上抽上一根。但这一天，我看到一股股烟缭绕在妈的遗像前，才发现爸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抽起烟来了。

“爸，你怎么在屋里抽烟啊？”

“哦，我忘了。”他赶紧掐灭了烟头。

“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呀？”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擦了擦眼睛。他的情绪似乎不对，我问他：

“爸，你怎么了？”

“没事。”

“不对，你肯定有事。怎么了？”和爸在这段时间里朝夕相处，他只要有一点情绪变化我都不会不知道。再说很少有感觉他情绪不对的时候。

“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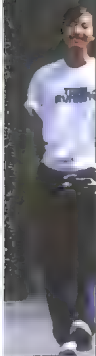
爸站起来，跑到阳台上冲着窗户外面，点了一根烟。

我追过去问他：“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我把他的身体转过来，抚抚他的胸口。“告诉我吧，爸。”







他红着眼圈说："孩子生病了，心里难受呗。"

"爸，不是我说你啊，你现在越来越脆弱了。没事了，孩子生病不是又好了吗。"我心里涌起一阵伤心。

"我那些钱要不是给胡糟蹋了，就不用你出去瞎折腾了。"他仰起头，有几分无奈，并且不让泪水从眼里流下来，

我心里的伤心变成了企求，爸，你不要想钱好不好！"我怎么觉得你一直没钱才好啊。"说完我冲进屋里。

晴朗的一天，我和爸、阿姨带着宝宝到居民小区的健身园里玩耍，我站在蓝黄色的走步机上，摆荡着两腿，一和煦的春风吹过，提醒我春天又来了，在万物复苏的季节，春风似乎把冬天的阴霾一扫而光了。我望着晴朗的天空，心想生活也会像这晴朗的天一样，只要你让阳光照进心里。

"宝宝，困了吧。"

"好像是有点困了。"











“来，来，过来，叫姥爷。”

“叫妈妈，叫妈妈。”

“叫姥爷。叫妈妈。”

我把宝宝抱过来，她用两只小手抓我的鼻子，又不停地打我的脸。

爸一看就开心了，“嘻嘻，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打妈妈，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我对阿姨说：

也许，宝宝真的不是在逗我玩，而是告诉我她困了。我对阿姨说：

“快接过去，一会儿回去睡吧。噢，宝宝，回家睡觉了。”

每当我刚觉得懂了一点爸，他就会做出让我不懂的事。

这一天，爸出去又和他的老哥们儿混在了一起，那是一帮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是在麻将桌上度日的人。其实，他们岂止是除了吃饭睡觉，一旦赌瘾大发，便是赌得昏天黑地，几天几夜都不睡觉。

“别点我啊。”

“老鱼啊，听说你怎么安度晚年了？”

“是啊，女儿生一胖闺女。”

“生一胖闺女？”

“别提多像我了。”

“像你？”

“嘻嘻，漂亮啊。”

"你怎么不出来玩了？"

"我在家玩，我在家玩怎么着。"

"疯了，老鱼，我觉得你真疯了。"

我想我大概永远也接触不到爸真实的内心，他爱我的方式和我爱他的方式有那么大



我和爸爸

My Father and I



的差别。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个职业赌徒，妈和他离婚就为这个。

爸爸两天两夜没有回家，第三天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将一沓皱皱巴巴的钱往茶几上一扔，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你去哪儿了？"

"追款去了。"

"要了两天两夜？"

"啊，去的外地，去了趟杭州。"

"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呀？"

"打了呀？"

"你那叫打了呀，也不说什么，就说一声不回来了。"

我语气咄咄地问他："你干吗关机呀？"





"手机没电了，也没带充电器。"

只要他不说实话，我就一点情面也不给他留："你别撒谎，你别骗我，我知道你会骗人。从骗我妈开始现在又骗到我头上来了，你根本是一老油子，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你现在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去干吗了，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哎呀，我们不是投了一电视剧吗？"

他说的越来越不靠谱了，我看着他听着他往下编瞎话：

"浙江那头有人掏钱买，又不打钱，我只好跑一趟呗。"他说的好像真的还有那么回事似的。

"行，你就钢嘴铁牙吧，这钱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吧，我养孩子我自己挣钱，我去教幼儿园，我当售楼小姐，再穷我给人当保姆去。"我咬牙切齿地说。

"哎呀，你这是跟谁治气呀？"他显然急了，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跟你！我拿了你钱我心慌。我一看你有钱，我就

My Father and I



觉得你人快没了。”

我终于快要把我最想说、最难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了，我终于觉得我要在他面前把自己的心说明白了。我终于要让他知道他对于我我对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同时，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

“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在，天天在，我每天回来能看见你！你是我爸，这个家有你才像个家，你懂吗？”

每个字都像炮弹一样在我心里炸开着，我的心都血肉模糊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爸爸！

“我在，我天天在，永远在。我保证！”爸爸在信誓旦旦地保证。

“你保证什么呀，”在绝望之中我向他发出最后的警告和哀求：“老鱼，你别让我恨你，我求你了！”

半夜爸窸窸窣窣找鞋子的声音都被我听到了，我知道他今天晚上还会出去，





我想到了，我没有睡，我一直坐在那儿抽烟，其实和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抽烟。我听到他要出去，但我没有拦他，我所以没有拦他，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爱别人的惟一方式，就意味着他走上了绝路，爱这种力量的驱使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住的。

那天晚上我听到爸出去，就觉得他再也回不来了。第二天早晨，听到他出事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好像我一直就在等待着这一天，而这一天被我终于等到了。

昏迷之中的爸爸直挺挺地躺在传送带上，被传送到一个圆圆的门里做脑部透视。他和在太平间的妈妈躺得一样的笔直，只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还活着，他还有一线生的希望。



“大夫，怎么样？”我希望听到一点希望，哪







怕是小小的一点希望。

“病人现在脑袋出血，比较大，可能会影响语言和记忆功能。”

“那能恢复吗？”

后来我知道，那天晚上爸爸和一帮赌徒们又赌了一夜直到天亮，在他快要又赌赢一大把钱的时候，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警察！开门！开门！

除了爸，那三个赌徒吓得屁滚尿流，在他们惊慌失措踢翻了脚下的酒瓶子，如惊弓之鸟准备藏起来的时候，爸爸一头栽在了麻将桌上。开门

进来的不是警察，而是那个张叔叔，他不过是开个玩笑，吓唬爸他们一下。所以他进屋之后，看见爸趴在桌子上，还以为他太困睡着了，他用手比划成枪的样子，一边指着爸爸走过去，一边喊着“哈……你们这些赌徒”，直到他把“枪”顶在爸爸的脖子上，爸爸仍然没有一点反应，才知道爸爸脑溢血出事了。

爸爸出事之后，小阿姨也走了。宝宝还是那么

GLEI





爱哭，而且好像比以前更爱哭了。

我盛了一盆热水，想给爸爸擦把脸，而女儿这时又哭了起来。

“宝宝乖啊，宝宝乖，不哭，乖，妈妈来了。”我端着热水走到她和爸面前，我总是把坐在小车里的宝宝和坐在轮椅里的爸爸放在一起来照顾。

“来，咱们给姥爷擦脸。”

我把毛巾拧干，先给爸擦脸，又给他把手也擦干净。

宝宝还是在哭，“宝宝不许哭了，再哭妈妈不理你了。好了啊，乖，乖，乖。”

小的不懂事，但她还有能懂事的那一天。老的人事不知，他还有知人事的那一天吗？

喂完宝宝奶，她终于安静下来了。把她哄睡了，又该喂爸爸吃饭了。



My Father and I





喂爸爸吃的每一勺饭都有半勺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所以每喂一勺，我都要用他脖子上的毛巾把从他嘴角流下来的饭汁擦干净。爸爸的样子像一个老孩子，每吃完一口，他都又重新把嘴长得大大的，等着我喂下一口。他像一个最乖的孩子，因为最乖的孩子总是把嘴张得大大的等妈妈喂下一口。爸爸吞咽的动静很大，每一口都深深地往下一咽，好像那一口柔软的米粥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



看着他那副比三岁孩子还要傻的样子，我是既可怜他，又不能原谅他，想起他说的他爱我的话，向我做的保证，仿佛已恍若隔世。其实无私的爱有时是最傻的，我不能原谅他因为爱我所做出的世界上最傻的傻事，我不能理解他爱我的方式，他的爱让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和无助。

“爸，睡觉吧。”跟他说了几遍，他还对着电视机傻傻地笑了又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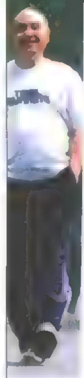
爸丧失了语言能力，跟他沟通成了最大困难。我试图想通过一切办法找到一条和他沟通的途径，他不能说话，但他的眼睛还能看东西。我想到了电脑，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脑的



My Father and I

我和爸爸







屏幕来交流，也许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线生机。我把爸推到电脑旁边，把打出的一行大字指给他看：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问爸："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就点点头好吗？爸，你点点头好吗？

他呆呆地看着那一行字，没有任何反应。

"你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又打出来一句话。他还是没有反应。

"爸，要不你想说什么，你给我打出来吧。"

我把爸的手拿过来放在键盘上，他按出一串"JJJJJJJJJJJJJJJJJJ……"

我想骂他，可是骂他他也听不懂。

我想恨他，可恨不起来。



两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又结婚了，和我们学校的同事。

爸一年前因脑溢血再次发作去世了。

结婚那天，我把女儿也带到了婚礼上，她曾是我一段生活的见证，我没有理由不带着她进入我新的生活。婚礼上，我的新婚丈夫把女儿抛得高高的，我看到女儿的笑靥就像看到了春天的花朵。

我把爸和妈葬在了一







起，这样我看妈的时候也会顺便看看爸，我无法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决定这样做了，但不知道他们对这样的安排满意不满意。

虽然我没见过他们在一起好的时候，但我相信有这样的时候，否则，为什么会有我呢？

清明节，我和新婚丈夫带着女儿去给妈和爸扫墓，我提着一篮白色和黄色的菊花，芬芳的气味徐徐从花朵上散发出来，我想爸爸妈妈都会喜欢的。

墓地是城市里惟一让人觉得清净的地方，白色的墓碑，黑色的树干和绿色的树冠，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墓地在城市郊区的山上，妈和爸被安葬在山坡的最上面。对着墓碑，我默默地对妈妈爸爸说着我最想说的话，这已经是我能和在另一个世界的他们惟一沟通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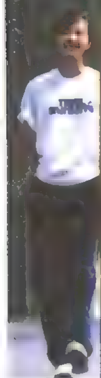
以后每到清明，我和丈夫、女儿都会同来给妈和爸扫墓。扫完墓，我总是喜欢一个人走到高高的山上，越过树梢向远处望去，那是我生活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我和妈在一起的相依为命的生活，也有和爸令人心碎的刻骨铭心的爱和恨。

又是一个春天，当风吹过树梢的时候，那已见浓密的树冠像云朵一样飞了起来，而我也随之飞了起来，就像穿行在那绿色的云中。











评论篇:02







我是这样做女儿的

■文／刘 栩

徐静蕾是大陆公认的玉女掌门人，四小名旦之一，这样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漂亮女孩，在万众瞩目的同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儿，甚至接受了更为严格的家教，经历了更为枯燥的童年。

她说：小时候没有人把父亲当做小人物，即便他真是小人物，你也不觉得他是小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小孩你见过什么呀，你再怎么着也没爸爸见得多，即便他再平凡你也觉得他了不起。他哪怕给你讲一个故事，你都觉得这个故事我就不知道，我听着真新鲜。我觉得爸爸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有事业也好，没事业也好，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就是那种感情经历是一样



的。我父亲从小就很强，比如他现在也做生意，他也很强势，他现在再强势我也不觉得他强势，因为我也见过很多东西，面临很多问题，我也自己解决了很多问题，再看他我只会觉得所有人面对的困境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会必然经过这些困境，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自己独立去面对。

随着自己的生长，相对来说他的阅历也增加，年龄增长，我觉得爸爸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他对我的态度上。我小时候不可能跟爸爸成为朋友，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他是我可以特别信赖的一个朋友，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跟他说，包括男朋友啊，包括事业，但是小时候我爸爸比如接一个男生打来的电话不问青红皂白就急了，这是很不一样的，也可能不是他的变化，是我的变化，我自己也长大了，能独立的面对很多东西了，那我跟他的关系不在是谁听谁的，我们都对但也都错，变成一个很平等的关系。

这也是《我和爸爸》里想表现的，就是父母，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见的父母，而是他就是个人，比如我碰到的他都碰到过，我不想念书，他也不想念书，我失恋他小时候也失恋，我觉得生活越过越平淡，他也觉得生活越过越平淡，他想做事做不成他也很难过，你就会发现，这种血缘关系只是你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一种，而不是全部，也许“他是你父亲”这个职位只是他生活的四分之一，每个人都有他很丰富的生活，他作为各种角色，作为上级下级，作为父亲儿子，作为哥哥弟弟，虽然是父女关系，但是我把他当成一个人，而不简单的当成一个父亲来看待，他所有缺点都有，所有优点也都有，就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人。

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尤其是女儿，很微妙。因为父亲通常在女儿眼里，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长大以后，比如妈妈说不了父亲的时候，女儿可以说，而且父亲好像天生有点怕女儿。其实所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爸爸和女儿也是一样；因为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有人说：爸爸是女儿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是啊，女儿从呱呱落地到呀呀学语，从奶声奶气到亭亭玉立，每一丝成长都凝聚着爸爸的爱怜与呵护。最温暖和安全的永远是爸爸的怀抱，相信天下所有的女儿都有伏在爸爸肩头哭得昏天黑地的经历。有爸爸，女儿就有了全部的天空…… E







对人伦真相的颠覆和挣扎

观徐静蕾电影《我和爸爸》后感

■文／江小鱼



记忆是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水，它的源头来自梦想、血缘、姓氏和爱恨交织的成长时光。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目睹过这样的父亲和女儿，他们时散时聚，谣传和疑虑的目光在四周飞舞，中年的父亲历经时代的沧桑、单位的失意和婚姻的失败，女儿的爱恨在她自身的成长变化中成为一个令其早熟而卑亢交织的命运之坎，她的双亲像两片自顾不暇的树叶，在岁月的风霜中零落和分离，留下她在青春期的荒原上独自承受孤寂、迷茫和顾影自怜的幻想。

创作者对影像的控制超出人们对她明星身份的期许，她对单亲家庭的女孩和近乎陌生的父亲之间的情感交流把握得十分微妙。她悲天悯人，却又歧路丛生，在她不露声色的调度下，她以女性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双重视角颠覆了中国传统叙事文本和影像中对“父亲”形象的固

有描绘。

“父亲”在祖国的惯性语境中，总是以一个性格匮乏的“背影”出现，所有的父亲充满公共的慈爱、严厉、不近人情且又含辛茹苦，个性全都五官模糊，让受众几近麻木不仁。而在《我和爸爸》之中，我几乎是第一次在祖国的影像中和一个性情如此鲜明闪亮的父亲相遇，它几乎使中国的电影观众第一次悄然察觉，我们身边的父亲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名词、家庭职称，而也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悲有欢的性情中人。



所谓亲情，它是一种透入骨髓的相互爱恋和折磨，人生的真相在此彻底呈现和崩盘，没有伪装、没有粉饰，所有的依赖和温暖，都可能是没有原则和非理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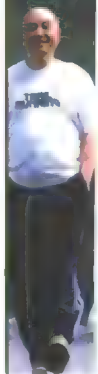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导演必须具备想像力和对细节的处理能力，徐静蕾的影像正呈现了这种殊为难得的双重力量。

这部貌似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电影，与其说是一部反映温情脉脉的世俗亲情的伦理作品，还不如说它是一部由貌似乖乖女的叛逆女艺术青年对企图揭开人伦真相的全部努力和挣扎。

因此，我对这部电影的内心震撼不是来自创作者的才情，更不是它表面的亲情幻像，而是那种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无来由的绝望。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注定是一部要被世人误读的电影，它的秘密无处不在，看客却注定视而不见。 E







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

■文／剑 声





当剧中叶大鹰饰的老鱼，面对猝然而临的大事——女儿出嫁，说出“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这句台词时，刹那间，我的表现完全像个不经事儿的、敏感脆弱的“文青”，不争气的泪水飞流直下……

在演艺圈徐静蕾素有“玉女”之称，我一向总把“玉”和“冰清玉洁”“一片冰心在玉壶”“美玉无瑕”等词语做些不切实际的归类联想，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较真，媒体都这么叫，想必是达成了共识，总比让人叫“美女”好吧。“玉女”究竟和“玉”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联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演员你的演技要好，作为导演你讲的故事要棒，作为编剧你的剧本起码要达到“说人话、办人事儿、合情合理”的水平。看过了太多的“处女作”都很拧巴，这次看电影《我和爸爸》原本也没抱太多奢望，100分钟的篇幅、小成本的制作，徐静蕾的才气却着实让观众吃了一惊。

应该说，徐静蕾在其编、导、演三职上都很敬业。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单亲家庭父女间时远时近的亲情，在此期间，女孩成长为母亲、父亲逝去。作为父亲的老鱼是个混混，平日所为造成了在女儿面前没什么道德上的说服力，随着女儿的长大成人，老鱼旧有的生活方式（包括嗜酒、好赌），与女儿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形成了一种悖反的张力，老鱼的所为让其在女儿心目中失去威严，可他疼爱女儿的心与天下父亲没什么两样，这恰恰就是影片引人入胜之处。



叶大鹰演绎的父亲“一举一动总关情”，剧中老鱼对女儿的所谓教育夹杂着溺爱，诸如：“你可以不工作呀，如果你愿意，你就混一辈子”等，蕴涵着平朴和真实，十分简练又符合人物





性格特征。有些台词巨精彩:"别以为苦出身就朴实,长得拧吧就不花了""这跟人品没关系,感情是一定会要转移的,婚姻也一定会有危机""属这种看起来老实的人最可怕最吃不起亏了"……父爱之深让观者怦然心动。还是影评人江小鱼说得透彻:"所谓亲情,它是一种透入骨髓的相互爱恋和折磨,人生的真相在此彻底呈现和崩盘,没有伪装,没有粉饰,所有的依赖和温暖,都可能是没有原则和非理性的。'父亲'在祖国的惯性语境中,总是以一个性格匮乏的'背影'出现,所有的父亲充满公共的慈爱、严厉,不近人情又含辛茹苦,个性全都五官模糊,让受众几近麻木不仁。而在《我和爸爸》之中,我们身边的父亲不再是一个公共名词、家庭职称,而也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悲有欢的性情中人。"老鱼的父亲形象,恕我孤陋寡闻,应该算是中国影史画廊中小人物里的一个新形象,且血肉丰满、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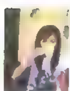
影片临近结尾处,老鱼玩牌被惊吓以致脑溢血,那场戏据说原本是老鱼为躲避抓赌,慌不择路地跳楼逃窜,这样的安排既符合老鱼的性格又增强了戏剧性。可而今看到的这场戏,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原有的戏剧冲突,令人遗憾。改,应是越改越趋成熟才对,往幼稚里改是谁的功劳?再说,依老鱼的阅历,出来混的是长大的、应该不是"吓"大的吧?

看过一些媒体对此片的讨论和评论,有的说:"有的观众从头笑到尾,有的观众则感动得几次落泪。"我理解此语为:这是一部笑中有泪的片子,辛酸的坦然与无奈的勇敢,相互交织纠缠,客观冷静的叙事画面自然简练。也有的说:"看出乱伦之嫌"。恕我眼拙,这点儿我还真没看出来,有此见解的定是年轻的不能再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也许看过大量的外国影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道家见……有此丰富的联想也不足为奇。

想着"被高尚的感情催下的眼泪是幸福的享受"这句不知谁说的名言,给自己壮着胆儿,红着眼低着头走出了影院,此刻的我,深信叶大鹰所说,他看完剧本已泪流满面。我不是徐静蕾的影迷,若我喜欢她,不会因为她是什么"玉女",或大字写得特别好,只因她用电影语言为我们真实地讲述了一个父女情深的故事,不信你就看看。E







徐静蕾与她的“新电影主义”

■文／齐 迎





【一段影坛奇情佳话】

相信大家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组镜头，而以后也绝少机会能够再现，这是我国第一部获准独立拍摄的电影《我和爸爸》中的一个片断：姜文饰演的警察在酒吧里盘查叶大鹰饰演的老鱼，姜文的问话被张元演的老鱼的朋友白叔叔不停地打断，而徐静蕾饰演的老鱼的女儿小鱼则一脸迷茫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姜文、张元、叶大鹰都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牌导演，能够客串同一部电影已属不易。而三个大导演居然同时出现在同一场景中演对手戏，并且这个戏的导演却是第一次当导演、原本是明星级演员的徐静蕾。大客串加上大反串，大明星与大导演对调工作，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段影坛奇事。



【做导演感觉很孤独】

徐静蕾说，我从事电影这一行也有一段时间了，比较熟悉。我是发自内心喜欢电影，我热爱这事儿。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想的东西也蛮多。在摄制组中，我有和别人合作、沟通的能力，还有领导能力。至于劣势，到现在我还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劣势。但我还年轻，经验总是少一点。的确，徐静蕾如今尝尝当导演的滋味．靠着是她多年拍戏的知名度，刚准备拍戏的时候，她挺自信的，“那时觉得当导演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多看着挺笨的都能当导演。”但真做了导演，才发现“自己的自信很盲目”，脑袋里想的往往跟镜头中表现的不是一回事。翻看以往大师拍的电影，想借鉴还不知从何处下手。

在做导演的过程中，徐静蕾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初学者，“以我自己懂的东西来说，我真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我觉得相比之下技术上的东西终究是次要的，而你要表达你内心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徐静蕾检讨自己，发现自己是一个“耐心不够的人”。作为导演，必须有和每个人保持良好的沟通，用最好的状态面对所有人。不过，她又不觉得做导演比做演员累，“打个比方，做导演总是处于待机状态，而做演员则是不停地开机关机，老跑换剧组其实是挺累的。所以导演才是最不累的一个。”

徐静蕾说，在拍戏过程中，做演员往往是比较被动的，有时候我喜欢自己把握一些东西，拍别人的戏，导演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你自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去发挥一个部分就可以了。可当导演不一样，要学会控制，我觉得演戏演多了，就有些找不到自我了。

做了一把处女导演，徐静蕾便已经有了许多感触，“自己同时要面对很多问题，和很多人沟通，遇到事情所有人都会来问你怎么做。这时候现场越喧闹，自己的感觉就越孤独。”

【拍摄现场“戏中戏”】

面对三位个性极强的大牌导演，第一次当导演的徐静蕾如何“摆弄”他们，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排叶大鹰、姜文、张元他们三个人的对手戏的时候，徐静蕾颇为镇定地坐在监视器后。一场戏导下来，不仅对场面控制张弛有度，而且收放自如，俨然





也是一副大牌导演的风范。在徐静蕾的眼里，这三位大牌导演都“充满了孩子气”，笔者跟问了一句：“那你岂不是幼儿园阿姨了？”徐静蕾笑说：“还真有点像。”



导戏时的徐静蕾脸上确很严肃的，一天，根据剧情需要，只有主要演员徐静蕾和叶大鹰的戏，内容是老鱼到学校找小鱼，告诉小鱼她妈妈的死讯。由于场景和戏的内容都比较简单，再加上是星期天，学生都放假了，整个校园和教学楼内都很安静，现场显得很有秩序。徐静蕾首次执导，很注重吸取大家的意见，每遇到问题总是很客气地争取男主角叶大鹰的意见：“叶老师，您的意见呢？”徐静蕾多次在监视器中看到叶大鹰站在摄影机前沉思，原以为是“提前入戏”了，可往往叫了几次“叶老师，你挡住镜头了”，大鹰都浑然不觉，叶大鹰自称“昨天晚上动了酒兴”，所以今天比较喜欢发呆。最夸张的一次是场工正在布置场景，叶大鹰又站到了镜头前“进入状态”了，小徐连连喊了几声“叶老师”毫无反应，情急之下想直呼其名可能又觉得不太好意思，竟然叫成“叶老鹰，您让一让好吗？”大家都无不失声大笑。而一向对别人指手画脚习惯的叶大鹰，这时却点着头忙忙让了一下身子，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还在深深入戏“爸爸”的角色之中呢。



还有一场戏是讲小鱼生了孩子，离了婚之后回到了家，在门口和爸爸对话的一幕，只是那么一会儿的戏，但其中的感情表达却很难诠释。老鱼靠在门框边，对于小鱼离婚的事情，他既不埋怨也不干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女儿离婚，就像在走当年自己的路一样，都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所以，这时候出演父亲角色的叶大鹰则要表现一脸的平静还要具有丰富的内涵。小鱼穿着件桃红的外套，格子的睡裤，很家居的打扮。站在父亲面前，这







时候离了婚的小鱼，和父亲之间似乎有着那么一点的相知……

叶大鹰身上有孩子气，有种很天真的东西，跟影片里的老鱼很像，用徐静蕾的话说就是："有一种与年龄错位的天真。以前上学时老师曾讲过，演员要有'孩子般轻信'的真挚，而叶大鹰居然就能够做到，好几次哭戏都是，他就能特别自然地流出泪来，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眼泪。作为演员有时我也未必就能都哭出来，而叶大鹰可真行。"

叶大鹰虽然是很好的导演，但对导演徐静蕾很尊重。一般他会这样对徐静蕾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如何如何……有时徐静蕾会听他的意见，比如在小房间里怎么调整机位，毕竟叶大鹰有许多技术上的经验。徐静蕾说："我们配合得很好。"



虽然叶大鹰第一次当演员，但他非常认真肯学特别投入，而徐导指挥起他来也是可钉可铆的，所以每一条他们的合作都很快地就 OK 了。

要补充一点，出演老鱼角色的叶大鹰是拍摄过《红樱桃》和《红色恋人》等多部优秀影片的著名国际导演。

【徐静蕾"第八代导演"】

徐静蕾自嘲是"第八代导演"。《我和爸爸》是她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她说，影片的灵感产生于尹慧的一篇小说。小说描述的是离异家庭的女儿和妈妈的关系，而徐静蕾把母女关系改成了父女关系——一个女孩十几年后才见到自己的爸爸，她心里有阴影，可她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其实很多小孩的真实个性父母并不知道，小孩在父母面前是一副样子，出了家门又是另外一副样子。"

徐静蕾自言，她天性中对于文学的敏感。就像以前一直坚持记日记，写手札一样，一如像小资女人一样爱看故事、爱创造故事，和张爱玲一样的感觉，只不过她是把要表述的故事记录在了圆盒子中的胶片上。徐静蕾开始有做导演的动机还是在拍摄《我爱你》的时候，本子写好了，三稿便定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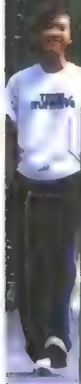


很满意，但又很不舍得把自己写的本子让给别人拍，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导演徐静蕾和电影《我和爸爸》。徐静蕾畅谈她的电影学说："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比翼双飞，这是我的电影理想。我个人还是偏好艺术电影一点。我初次当导演，要一部一部来。第一部《我和爸爸》偏艺术一点，但我还是要把它拍得好看。电影是什么？我觉得什么也不是。我特别讨厌把电影作为一个概念，把它框起来。电影应该可以是具有冲击力的商业大片，也可以是艺术片。但我讨厌观众用看小品的方式看电影。他们在电影院里接电话、吃东西、大声喧哗，这对电影是一种亵渎。

导拍《我和爸爸》徐静蕾丝毫没有感到压力，"当导演只是自己感兴趣，自己是非专业导演，很多事情自然看得很淡……"所以她是这么埋头努力地导片、拍片。片子里的角色中均是非专业演员出演，其中包括圈子里很有名望的导演什么的，作为扛着国内第一部"单片独立"电影大旗上阵的电影，这片子就有了这么几个卖点：一是片子里各路高手云集，二是这是个美女导演的处女作。

第一次做导演，徐静蕾坦言自己心态非常平静，完全不在意外界的种种议论，也一点不浮躁。有人问她有没有做导演的素质，她的回答非常直接，"做导演需要的控制力和自信心，做演员也需要。我已经在表演中积累了这些素质。警察有各种各样的，导演也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把一个职业模式化？"

当演员当得好好的，干吗要去做导演？对于这个问题，徐静蕾自己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了，"我做演员很多年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并不是很适合我的职业，因为我比较固执，自己的主意比较大，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一些。另外我认为自己还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人总是要寻找一个最喜欢、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来做，这样的话，事业和工作、生活才会比较快乐，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会当导演。"



我和我的爸爸

我和爸爸

■文／田 野



《我和爸爸》是一部讲述单亲家庭里父亲和女儿的关系的影片，剧中女主人公小鱼从小父母离异，所以她一直和母亲生活，可由于一场车祸又让小鱼永远的失去了她心里的唯一的亲人。这个还是中学生、还是不能独立的少女不得不跟随多年不见的老鱼一起生活。



小鱼失去母亲的痛，从不向任何人面前表露，导致这个看电影都会动情地流泪的小鱼，在外人眼里却是“心硬”。我想造成小鱼这种心理的原因可能是在单亲环境生长起来的她相对同龄的孩子比较早熟，外表看是简单的她已经学会掩饰自己；或者是她觉得她失去了妈妈后的感情世界只属于他一个人了，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老鱼对她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或者是~~~

剧中的小鱼和老鱼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使天真的小鱼终于深深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对书上说的“女人最爱闻的味是父亲身上的味”这句话有了新的感悟。在共同生活的几年中他们早已慢慢的习惯，在生活上彼此照顾，在情感上相互支撑。从小鱼去上海前，父女难舍难分，可谁得不愿意表现出来的心理矛盾；到老鱼心疼小鱼，因为小鱼的孩子得病而黑暗中偷偷的哭泣，又去从操旧业偷偷得去赌钱，为的却只是给孩子赢来医药费的这一段感情记忆，都渗透和体现着现实生活中难以明示的某种特殊情感。同时也渗透着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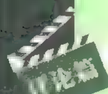




吧里的这样一个特殊男人的心理，其实他和平常人一样有血有肉，面对亲人、面对情感同样脆弱。

在经历了人生种种悲欢离合、种种矛盾、种种无奈后，使父女二人都深深的体会到这份亲情不仅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最珍贵的爱、同时它也是一种没有条件的责任。无论幸福、还是痛苦，都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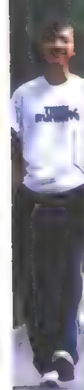
剧中点点滴滴都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很多单亲家庭的影子，人物的心理、事态的变化都强烈的驾驭了观众的情感。当我刚看到剧中父亲去世，正在为她难过的时候，她却以热闹的婚礼将该剧结束，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使我非常意外而又不理解，现在仔细想想可能是剧中的导演就想用这部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告诉观众“无论生死生活都会继续”这种她的人生态度吧！



我的家庭生活同《我和爸爸》这部戏比较，我比小鱼的生活幸福得多。因为我有一个完整的家，虽然对剧中破碎的单亲家庭没有太多深刻的理解，但剧中父亲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让我有了太多的感触。

我爸在我心里是一位比较合格的爸爸，我给他打分应该是98分吧！他豪爽、善良、幽默，是男人味特别强的那一种，而且他以前在我一些朋友面前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最让我骄傲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都会惊讶的说一句：“你的爸爸好帅哦！”有的还会偷偷的问我一句，“他是你哥哥吧？”书上说，女人第一个爱上的男人是自己的父亲。我可以说一句，我也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占据他在我心里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恋父情节比较严重的女儿。

我爸爸在我这里有一个绰号，叫做“求必应”。从小一直叫到今天，很少叫他爸爸，也许他是出于对我的宠爱，他从来都不反对我这样叫他；也许是这么多年他习惯了吧！有好多人听见我这样叫他，都问：“你女儿叫你什么？”他总是笑着回答：“有求必应的意思”。这让好多人都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我没有礼貌。可是我就是喜欢这么叫他，反倒是和他闹矛盾时才叫他爸。



记得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单亲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从小和妈妈一起生活，我就觉得他有很多时候在感情上特别敏感，我从来不在敢在他的面前多谈我的爸爸。他有一天突然问我：“如果你爸妈离婚了，你选择谁？”

简直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没回答。后来爸爸妈妈偶尔吵架时，我发现妈妈一般都是会大哭一场，然后过一会儿就没事了。而爸爸就不停的抽闷烟，一句话也不说，没有表情。我害怕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想我应该选择我爸爸，因为我害怕我爱的人孤独。我妈妈她可能会找朋友聊聊天、逛逛街，可是我爸爸身边如果没有了他的太阳，他会孤独、他的整个生活都会是灰色的。为什么说他如果没有了我，就如他的生活就没有了太阳？那是因为他每次公出的时候，都给我写信，虽然打电话是那样的方便，可是每次他都不会忘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写信，而且每次他在信上对我的称呼都是“我的太阳”，爸爸的浪漫，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我真的好幸运能有这样的爸爸。

我一晃离开家也有快三年的时间了，每次寒暑假回到家的感受都不一样，因为他会变着法的让我开心，让我感受家的温暖。可是让我心酸的是，现在每次回家都发现爸爸的白发越来越多，身体一向健康的他也开始经常有病。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我每次回家，或者从家走前，他总是有那么多的叮嘱，就连说话好像也比以前多了。每次我上车，他好像都要忍着不让自己流眼泪。可能只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不能在女儿面前落泪，所以每次他都忍着，这让我看上去更是难受。后来听妈妈说，每次送我回家的路上，他都不说话，就怕一说话，眼泪会掉下来。可能人的年纪越大，感情也就越脆弱吧。现在每天都会收到爸爸的一个手机短信息，不管有事没事，他都会给我发。这已经形成习惯了，如果有一天收不到，我的心理就会很慌。有这样的爸爸，我怎么会不爱他？有这样的爸爸，哪还会有女儿不恋父？ E



徐静蕾：一个少女的心灵成长史

■文／江小鱼

仿佛是一夜之间，一个叫做徐静蕾的女孩，带着一份似乎与生俱来的自由自在的美，一如她的名字般沉静地绽放于这个时代。其实也就不到几年的时间，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始到她自编自导自演的《我和爸爸》，资讯时代的人们正大量接收并接受了这个女孩的图文信息。



【黑白时代】

徐静蕾自己最早看的电视是那种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一个小房间里和一个老太太一起看，原因是父亲不让她看港台电视剧，所以她只好到这个老太太家里看。过不久，那个老太太在这个小房间里死了，这件事的气氛给徐静蕾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她依旧记得那极为清晰的黑白影像。

徐静蕾的儿童时代一直都和黑白有关，除了面对黑白电视机，后来她开始练毛笔字，用黑黑的墨水在白白的纸上不停地练呀练，再后来还学了一段钢琴，面对的琴键依旧是黑白相间。

也许是自小黑白时代所带来的压力使她的记忆不堪重负，才使她的梦想和未来充满了明媚绚丽的色彩。她说：“我最讨厌压力，我的梦想



就是不要太有压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有压力，事业、生活、爱情，有压力就是想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才逼迫自己和别人，可其实什么也留不下，是自己在安慰自己，是在欺骗。我真觉得谁也留不下什么东西，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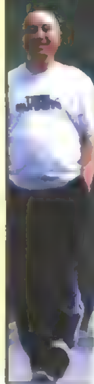
【花开的季节】

徐静蕾从电影学院一毕业，就不知不觉间成了年度最耀眼的公众人物。她感觉自己变化最大的其实只有两点，首先是开始真正地喜欢演戏了，还有就是比以前更自信了。

以前的徐静蕾感觉比较顺，觉得生活、工作对她构不成什么压力，她总是说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她说："我有点宿命，我特别想做的事都做不成，反而我自己不太想的，却都水到渠成了。"

徐静蕾感觉现在拍戏更加职业化了，因而也就更加喜欢演戏了。以前老师总是说她演戏太自然主义了，完全是本色，而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用技巧来表现的，是要尽最大的能力表现给人们看的。有位老表演艺术家看完徐静蕾以前的表演后，有点意犹未尽、美中不足地说："这个女孩怎么没有表演欲呀，看她在上面也是在演戏，但她好像没有那种演给别人看的欲望。"

"后来跟港台剧组就不一样，因为没有人管你怎么演戏，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去演，去表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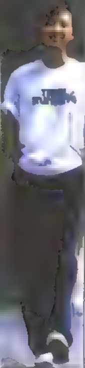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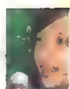
的戏完全可能被别人抢掉。如果两人同时在对话，如果你总是那种自然主义，像我以往那样懒懒散散的样子，戏就会被别人抢掉。有了这种竞争意识以后，我自己就开始在有些地方特别注意，然后就发现自己很多东西也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慢慢的建立自信，相对也更有一种表现欲了，我要表演给大家看的那种欲望开始有了。"徐静蕾极其认真地强调说，"不仅是职业化，而且是真的开始喜欢演戏了，这之前尽管说不上来，但总体感觉好像是用学生的心态来衡量自己，现在开始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想一些演戏上面的事儿，以前是不太会去想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用一种矫枉不能过正的神情语重心长地说："当然表演欲也不能太过分，有些演员的表演欲就太过分强，完全是做一些外表的东西这也不行，所以凡事要能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比克服自然主义还难。"

【丑小鸭的春天】

由于拍的戏越来越多，她自己开始积累一些经验，于是开始比以往变得更自信了。她说："以前在镜头面前很不自信，如果是内行人完全可以看出来。我以前的表演不太拿得住，放不开。"

徐静蕾承认自己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上中学时念课文都特别紧张，比较内向，也许和家里的那种教育有关，不太能说话，家里天天逼她写毛笔字，天黑了就必须要待在家里，任何人给她打电话家里都会问上半天。在徐静蕾的内心世界里，人生就像是一只船，注定会遇到一些波浪，只不过有时会在浪尖上，有时会在浪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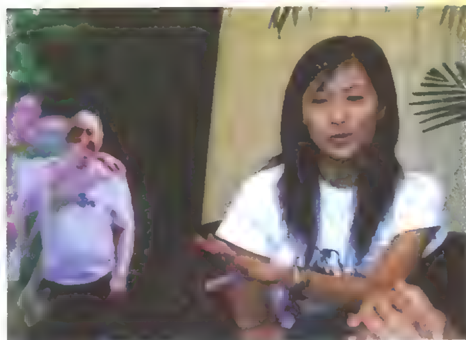


“我那时真的很自卑，同学都觉得我考电影学院挺奇怪的，说徐静蕾怎么会考上电影学院的表演系，那时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也没有什么男孩追我，就是有点儿所谓才。嗨，也谈不上多有才，刚上中学时，我所在的是重点中学，其实大家都特别有才，不像是现在在这个影视圈里，感觉会点和演戏无关的一技之长或爱好就有点了不起，而在我们学校里却根本不觉得，毛笔字写得好，这有什么呀，人家会的比你还多，不是航模全国第一，就是体育比赛全国少年第一，等等等等，所以我没有什么优势，就相对自卑一些。”

徐静蕾是慢慢建立起自信心的，在表演上也是这样，记得刚开始进学校时都不愿意也不敢上台去表演、去排练。她笑说自己总是待在后面，能躲过一节课算一节课，根本没有任何想上去演戏的欲望，不像她班里的一些同学，演一遍还不过瘾。第一次正式拍戏，真觉得自己像鸭子，有一种被强行赶上架的感觉。

【生活与爱情】

闲时的徐静蕾喜欢逛街、聊天和打台球，不怎么去追逐时尚和名牌。她说：“我喜欢穿比较休闲、随意的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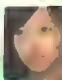
种棉质衣服。平日里我从不带首饰，不太适合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朴素的那种女孩，带着那些丁丁当当的东西，觉得太累，也是一种累赘。

对于爱情，徐静蕾一方面认为是一种瞬间的永恒，一方面又觉得白头到老是另外一个感觉，她说：“宁愿让别人来伤害我，要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一个人的话，我会一直很难过。”她认为自己的老公肯定要有学问，才识渊博，有幽默感，有智慧，人品当然要好。

说起目前的这一段生活，徐静蕾大感头痛，她说：“现在每天一醒来，想到的便是拍戏。”

“真的，觉得（拍戏）就像上战场赴死一样，几乎每天都一样，尤其是刚开始拍戏的头一个月，一点都不夸张，真的一睁眼觉得拍戏就像战士要去送死了，不去还不行，必须硬着头皮去，如果不去就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谁都对不起，精神压力特别大，可我只想做我自己高兴做的事情，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E





徐静蕾、叶大鹰，演绎另类父女情

■文／李雨民

不少人都感到奇怪，影坛才女徐静蕾自己的家庭属于特别幸福的那种，而且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奶奶，为什么会选择单亲家庭作为自己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的故事背景？

在父亲节来临的时候，徐静蕾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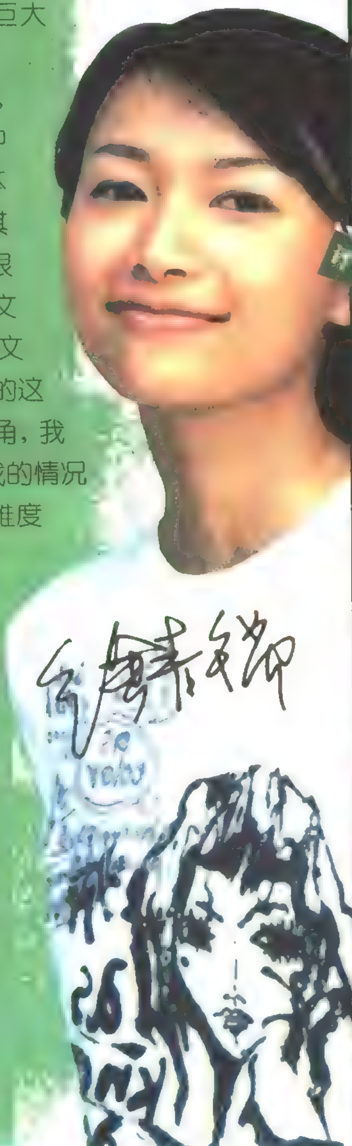
这部电影的最早灵感来自女作家尹慧的一本文集叫《晚风中的共和主义》，书中有篇散文是写是离异家庭的一对母女关系的，徐静蕾看完后就想，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但又是关于亲情的，她当时就觉得，如果改编为父女关系可能会更有意思，因为父亲通常在人们眼里，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她发现身边很多人的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她说："比如说长大以后，妈妈说不了父亲的时候，女儿可以说，而且父亲好象天生有点怕女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

我和爸爸

徐静蕾说："比如我和我父亲小时候和长大了就特别不一样，小时候我爸爸就特严厉，特别凶，但现在对我又不一样了，比如他对我妈可能发的脾气，可能对我就发不了脾气，跟小时候有巨大的反差。"

因为叶大鹰本身就是一位很优秀的导演，那么做为第一次做导演的徐静蕾在拍摄过程中彼此会不会有冲突呢？徐静蕾笑笑说："基本上没有冲突，因为前期我已经给他看了剧本，其次，因为他是第一次当演员，他本身很紧张，根本没有心思管我怎么导。他和姜文不一样，姜文在现场既是一个演员，也可以是一个导演，姜文是个很成熟的演员，怎么来都成。但是叶大鹰的这个角色戏非常重，我和爸爸，其实爸爸是个主角，我反而是个配角，对他来说，在从来没有演过戏的情况下，完成这么丰富的一个父亲角色，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他在现场精力可以说都用在自己怎么表演上面，没有太多心思顾及到别的。比如叶大鹰的戏有很多哭的戏，他当导演时让演员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了，但是自己哭给别人看这种，对他来说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徐静蕾概括叶大鹰演的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特别突出的父亲，她认为这种父亲形象至少在国内没出现过。她说："以前我们一说亲情的片子就一定是哭啊，然后呕心沥血，父母都是严父慈母什么的。其实父亲也是人，将









来我们也会当父亲母亲，也是十分丰富的一个人，从小时候偷偷开始谈恋爱，怎么结婚怎么有孩子，其实每个人都很丰富的，但被好多艺术作品给概念化了。所以我是想拍一个很丰富的父亲，他的优点特别突出，他的缺点也特别突出。"

从一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徐静蕾就想好了自己演女儿，爸爸就是和自己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叶大鹰。当后来有一次可能叶大鹰来不了时，她心里慌的直打鼓，他要演不了怎么办呀。

当笔者问徐静蕾在拍戏过程中或拍完以后有没有听过叶大鹰对自己的鼓励时，她不确定地想了一会儿，说："好象没有，因为他也是个导演，他怕我有压力，基本就说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只是一个演员，在这件事情上，你找我来演这个戏，我也很想演，那咱俩的关系在这个戏上就是导演跟演员的关系，你不要有任何负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问起影片中为什么要让爸爸死去，徐静蕾说："也许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吧，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死的，你比如说两个人，且不说父女关系，父母，我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我们随时要有这种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必然的生命规律，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怎么办，再说两口子，吵架也是一种不好，你就是不吵架，最终还是有一个人要先走，一个人要后走，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抛开生死去看一个问题，因为生死就在生活当中。" E



徐静蕾和她的父亲

我和爸爸

■文／李雨民

刚从香港拍戏回来的影坛才女徐静蕾，一下飞机便赶回家，她回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给父亲过生日，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首次敞开心扉，直面自己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亲情往事。

一直以来都是演爱情戏的徐静蕾，作为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拍的却是关于亲情的，想必对于亲情有特别的感触和体会。徐静蕾说："因为我以前演戏大多演的都是爱情戏，但是我自己看电影最能打动我的还是关于亲情的，所以我第一次拍戏就选择拍一部关于亲情的故事。"

在她眼里，父亲跟女儿除了两代人的关系之外，还是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其实所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为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嘛。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跟我妈绝对是水火不相容，当然我爸也比较厉害。"

当问起导完《我和爸爸》之后，在父女关系上有哪些新的认识时，徐静蕾回答："我觉得其实就跟拍戏前一样，比如我演完《我爱你》这样的片子，别人会问你对夫妻关系有什么样





的看法？其实不是这个逻辑，真实的逻辑是我先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看法，然后去完成我的创作。电影里的父女关系不等于是我对父母的关系，哪怕父女俩，因此拍完了之后没有什么额外的新的看法。”

那跟自己的父亲在沟通上有没有代沟呢？徐静蕾笑说：“我跟我爸爸其实挺不一样的，小时候是特别怕他，他说一句什么我就已经吓的不行了，他要下班了我的末日就到了。但是长大以后就特别不一样，第一我看我爸爸已经不是当年那种特强悍、特别强势的那种爸爸了，比如小时候我要有一个男同学打一个电话到我家来，我爸肯定问找她有什么事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话不能在学校说，就肯定是这种，长大以后我爸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从来不会催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哪，男朋友什么样？叫我看看？他不会了，我觉得他跟他以前就是判若两人的那种，当然他很多性格还是没变，但是可能年纪大了，再加上我也大了，就特别不一样。”

许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觉得很感人，觉得她是从小人物着手，从那些事件的细节中寻找感动的东西，也因此大家都特别想知道她和她父亲的经历。徐静蕾的父亲对她要求特别严格，比如说要写大字，又要写日记，还得跟他早上起来一块儿锻炼。他有段时间工作大起大落，因此所有精力都在她身上，把自己的寄托放在女儿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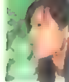
上，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做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他知道自己脾气大成那样，就希望她能沉住气，要她练书法。其实小孩子有时候是自己很没办法的，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有什么样要求，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都不是自己决定的。

说起中国的父亲形象，似乎千篇一律的严父形象，徐静蕾说这是一种中国父亲的通病，她理想中的父亲其实是她爸爸那样的，但她补充说："但别太厉害了，我觉得小孩其实是无辜的，没有自主能力，但是你在小时候稍微逼着他学点东西，哪怕让他多读一些书，其实对他的成长还是有好处的。你什么都不管他，可能他将来会说，你让我弹钢琴，起码会弹一手钢琴，人家学写字学画画，我怎么什么本事都没有啊，其实很多人会这么想，为什么我父亲小时候没有强迫我学习一技之长，但反过来说逼着你学也特痛苦，但是多教给他一些东西还是有好处的，我现在就想，为什么我爸当时就不教我再弹弹钢琴呀，光练写字了。"



徐静蕾的父亲原来在北京灯泡厂当车间主任，"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多冲击，一会儿是干部，一会儿成平民了，一会儿又成干部，一会儿又成平民了。后来他就自己下海做生意，做实业。徐静蕾说："这跟父亲性格有关系，他不是一个特别能冒险的人，因为他八十年代就开始自己辞职出去干了，他有魄力，最早他是一百块钱办起了现在这个公司，但是他又没有魄力，因为有我奶奶，有我们两个小孩在那儿，他不能冒很大风险，还是稳扎稳打，宁肯少挣点，但是绝对







不去冒大风险，就这么一个人。”

当笔者问起徐静蕾的爸爸对她现在的成绩有没有说过肯定的话，她点点头：“说过，当然他主要是肯定自己的教育。”

很多爸爸在对女儿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特别不知道怎么说， 徐静蕾也有同感：“对，我爸原来他很强，现在其实我挺强的，倒不是我跟他的位置倒置，我也不会跟他说，爸我特爱你，我也说不出来这种话，其实我有点变成他了，很多事情就跟我自己拍戏一样，他不敢冒太大险，我也不敢，就是保守和胆大其实都跟我爸爸有相似的地方，包括性格，我爸爸其实是个特别急的性格。我就特急，反正现在我们俩谁都不跟谁急，反正你知道我急什么样，我也知道你急什么样……”



徐静蕾觉得自己对妈妈是生活上的依赖，对父亲则是精神上的依赖更多些。她认为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小时候觉得父母是什么都能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可以，你依赖他，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要自己面对很多东西，父母也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很多东西不懂。她说：“比如他们可能对演戏一点都不懂，但他们会教我一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不可能跟爸爸成为朋友，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他是我可以特别信赖的一个朋友，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跟他说，包括男朋友啊，包括事业。也可能不是他的变化，是我的变化，我自己也长大了，能独立的面对很多东西了，那我跟他的关系不再是谁听谁的，我们都对但也都错，变成一个很平等的关系。”



在郁闷的时候，徐静蕾会跟父亲坐下来很深入的进行一些谈话，但是父母年龄偏大了，有些事跟他说只是给他增加负担，但跟父亲聊天至少会给自己一些调整，可又怕给他增加一些麻烦，徐静蕾觉得特别矛盾："如果我说我哪哪不好，他又会为我担心，等于我把我的一些痛苦又转到他的身上了，我觉得是不应该这么做的，或者没到那种时候也没必要那么做，所以通常还是报喜不报忧。"



对于女儿来说，父亲就像家里的顶梁柱，可是当孩子慢慢长大，父亲也在慢慢衰老，尤其看到以前身强力壮的父亲可能现在连液化气罐都搬不动的时候，心里肯定会有一种揪心的疼痛的感觉。徐静蕾承认："生活就是很残酷的，人就是要面对从出生到你的青壮年，一直到衰老，为什么我拍这个戏有父母的去世，其实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生，人生不会只在出生时期和壮年时期，都会走一个下坡路，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我觉得人要正面的去接受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理想主义，不要会越来越好或者怎么样，人的生命衰竭是无法克服的，我看到我父亲就很明显，比如他个子好像都比以前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脾气了，有时候刚睡醒看到他有一点虚弱，确实心里挺难受的，但是这个是很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不会这样，你别看我现在在这说，到我老了，我也说不出来话了，我的心态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E











徐静蕾敞开心扉：

曾跟妈妈水火不相容



笔者近日从北大华亿公司获悉，徐静蕾自己导演的影片《我和爸爸》将于12月份在院线上映。在这部徐静蕾首次执导的影片即将跟观众见面之前，笔者专访了这位影坛才女，徐静蕾敞开心扉，直面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亲情往事。

曾经跟妈妈水火不相容

一直以来都是演爱情戏的徐静蕾，作为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拍的却是关于亲情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对于亲情有特别的感触和体会。徐静蕾说："虽然我以前演戏大多演的都是爱情戏，但是我自己看电影最能打动我的还是关于亲情的，所以我第一次拍戏就选择拍一部关于亲情的故事。"

在她眼里，父亲跟女儿除了两代人的关系之外，还是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所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为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嘛。"一直都是乖乖女形象的徐静蕾其实也经历了自己的青春叛逆期，"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跟我妈绝对是水火不相容，当然跟我爸比较厉害也有关系，我不敢那么跟他叫板。"当问起导完《我和爸爸》之后，在父女关系上有哪些新的认识时，徐静蕾回答："我觉得其实就跟





拍戏前一样，比如我演完《我爱你》这样的片子，别人会问你对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不是这个逻辑，真实的逻辑是我先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看法，然后去完成我的创作。电影里的父女关系不等于是我对父母的关系，哪怕父女俩，因此拍完了之后没有什么额外的新的看法。”

爸爸下班我的末日就到了

那跟自己的父亲在沟通上有没有代沟呢？徐静蕾笑说：“我跟我爸爸其实挺不一样的，小时候是特别怕他，他说一句什么我就已经吓得不行了，他要下班了我的末日就到了。但是长大以后就特别不一样，第一我看我爸爸已经不是当年那种特强悍、特别强势的那种爸爸了，比如小时候我要是有一个男同学打一个电话到我家来，我爸肯定问找她有什么事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话不能在学校说，就肯定是这种、长大以后我爸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从来不会催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哪，男朋友什么样？让我看看？他不会了，我觉得他跟他以前就是判若两人的那种，当然他很多性格还是没变，但是可能年纪大了，再加上我也大了，就特别不一样。”



许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觉得很感人，觉得她是从小人物着手，从那些事件的细节中寻找感动的东西，也因此大家都特别想知道她和她父亲的经历。徐静蕾的父亲对她要求特别严格，比如说要写大字，又要写日记，还得跟他早上起来一块儿锻炼。他有段时间工作大起大落，因此所有精力都在她身上。

现在爸爸是我特依赖的朋友

徐静蕾的父亲原来在北京灯泡厂当车间主任，“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多冲击。后来他就自己下海做生意，做实业。徐静蕾说：“这跟父亲性格有关系，他不是一个特别能冒险的人，因为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自己辞职出去干了，他有魄力，最早他是一百块钱办起了现在这个公司，但是他又没有魄力，因为有我奶奶，有我们两个小孩在那儿，他不能冒很大风险，还是稳扎稳打，宁肯少挣点，但是绝对不去冒大风险，就这么一个人。”







很多爸爸在对女儿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特别不知道怎么说，徐静蕾也有同感："对，我爸原来他很强，现在其实我挺强的，倒不是我跟他的位置倒置，我也不会跟他说，爸我特爱你，我也说不出来这种话，其实我有点变成他了，很多事情就跟我自己拍戏一样，他不敢冒太大险，我也不敢，就是保守和胆大其实都跟我爸爸有相似的地方，包括性格，我爸爸其实是个特别急的性格。我就特急，反正现在我们俩谁都不跟谁急，反正你知道我急什么样，我也知道你急什么样……"

徐静蕾觉得自己对妈妈是生活上的依赖，对父亲则是精神上的依赖更多些。她认为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小时候觉得父母是什么都能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可以，你依赖他，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要自己面对很多东西，父母也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很多东西不懂。她说："比如他们可能对演戏一点都不懂，但他们会教我一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不可能跟爸爸成为朋友，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他是我可以特别信赖的一个朋友，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跟他说，包括男朋友啊，包括事业、也可能不是他的变化，是我的变化，我自己也长大了，能独立地面对很多东西了、那我跟他的关系不再是谁听谁的，我们都对但也都错，变成一个很平等的关系。"



看到父亲变老有些揪心

在郁闷的时候，徐静蕾会跟父亲坐下来很深入地进行一些谈话，但是父亲年龄偏大了，有些事跟他说只是给他增加负担、但跟父亲聊天至少会给自己一些调整，可又怕给他增加一些麻烦，徐静蕾觉得特别矛盾："如果我说我哪里不好，他又会为我担心，等于我把我的一些痛苦又转到他的身上了，我觉得是不应该这么





做的，或者没到那种时候也没必要那么做，所以通常还是报喜不报忧。”

对于女儿来说，父亲就像家里的顶梁柱，可是当孩子慢慢长大，父亲也在慢慢变老，尤其看到以前身强力壮的父亲可能现在连液化气罐都搬不动的时候，心里肯定会有一种揪心的疼痛的感觉。徐静蕾承认：“生活就是很残酷的，人就是要面对从出生到你的青壮年，一直到衰老，为什么我拍这个戏有父母的去世，其实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生，人生不会只在出生时期和壮年时期，都会走一个下坡路，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我觉得人要正面地去接受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理想主义，不要想会越来越好或者怎么样，人的生命衰竭是无法克服的，我看到我父亲就很明显，比如他个子好像都比以前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脾气了，有时候刚睡醒看到他有一点虚弱，确实心里挺难受的，但是这个是很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不会这样，你别看我现在这样说，到我老了，我也说不出来话了，我的心态跟现在也不一样了。”E





我和爸爸



徐静蕾独家访谈录

关于《我和爸爸》

■采访/李雨民

笔者：你第一部电影拍的是关于亲情的，是不是关于亲情方面有特别多的感触呢 ？

徐静蕾（以下简称徐）：因为我以前演戏大多演的都是爱情戏，但是我自己看电影喜欢能打动我的，最能打动我的我觉得是亲情的，所以我第一次拍戏就选择拍一部关于亲情的故事。

笔者：你自己的家庭是特别幸福的那种，而且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奶奶，有一次颁奖典礼你还特意提到了她，那为什么会对这个单亲家庭有这么多的感觉？选择第一部把它作为故事背景？

徐：这个最早是尹慧的一篇小说，就是她有一本小说集叫《晚风中的共和主义》。

其中有篇文章是写母女关系的，跟我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但也有相类似的地方，都是讲离异家庭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表达的是亲情，可能会比较有意思。父亲通常在我们眼里，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你长大以后，妈妈说不了父亲的时候，女儿可以说。父亲好像天生有点怕女儿，我觉得父女之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



笔者：在你眼里，父亲跟女儿除了两代人的关系之外？是不是还是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徐：对。其实所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像母亲，我小时候的印象特别深，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跟我妈绝对是水火不相容，当然我爸也是比较厉害，我是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是跟妈妈做对，看她不顺眼，她看我也不顺眼。



笔者：导完这部片子之后，你在父女关系上有哪些新的认识？

徐：我觉得其实就跟演戏一样，比如我演完《我爱你》这样的片子，别人问我对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不是这个逻辑，它的逻辑是我先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看法，然后去完成我的创作。当然我们家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但是都表达在这个戏里面了。

笔者：那你跟父亲在沟通上有没有代沟？

徐：我跟我爸爸其实挺不一样的，小时候是特别怕他，就是属于他说一句什么我就已经吓得不行了，他要下班了我的末日就到了，就这样。但是长大以后就特别不一样。我看爸爸已经不是当年那种特强悍、特强势的爸爸了。小时候我要有一个男同学打一个电话到我家来，爸肯定问对方找她有什么事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话不能在学校说。长大以后我爸就从来不会催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哪，男朋友怎么样？叫我看看？他不会，我觉得他跟他以前就是判若两人。当然他很多性格还是没变，可能是年纪大了，就特别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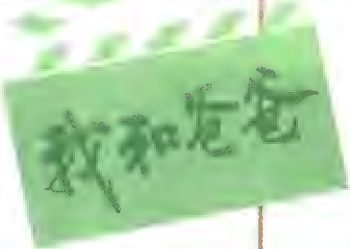
笔者：在外界看来，你做导演是个挺突然的决定，你自己做这个决定之前酝酿了多久？

徐：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个挺突然的决定，因为我做事从来不是那样，我这个人没有耐心，就说我2003年想一件事，我不一定非要到2008年的时候才去做，我不是那么一个人。我如果想到了，那我马上就会做，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比对观众或对旁边的人来说要心理准备稍微多一点，但也没多到哪去。

笔者：记得你在创作这个剧本时是想有些难题等到拍的时候解决，那最后实际上拍的时候解决不了，这些难题是什么样的？

徐：我觉得首先如果剧本不好的话，尤其我作为一个新的导演，我觉得实际上只能是给剧本减分，而不可能在拍摄中给剧本加分，再加上我要演，我在现场就有一些慌乱，因为我要想我的表演的东西，而且有时候做为导演坐在监视器前面你看演员走一遍戏，和你自己在那演戏，然后坐在这看，那个注视点多多少少会发生偏移，不会像

个不演戏的真正的导演那么冷静地看你的东西，他会寻找他们两人演戏当中的一些细节，丰富这个剧本。作为我来说，第一我没有任何经验，第二我又在那戏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戏里面，实际上是给剧本减分的。我觉得必须是有一个特别冷静的心理，我基本上还算比较冷静，但是第一次做，对技术，或者对那些控制能力，比如说特别简单，我都会想很多，这是职业导演不会考虑的，我会想这样拍会不会不接戏呀，其实脑子里在拍戏过程中想了些根本没用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我想的。我总是以为，剧本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到现场看是不是可以调整，但你具体到每天拍摄，那么紧张，你怎么有可能，说实在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至少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事先如果我不是那么自信，我可能也没有这个胆子去拍，有好多东西是你不做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你说美术特别重要，摄影师特别重要，我就觉得演员最重要，那些都不重要，这是我作为演员出身，我是这么看问题的，因为在以往拍戏过程中我就认为我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演成什么样这个戏就是什么样，别的地方考虑很少，但是我做完这一部戏之后我就发现，演员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别的部门帮忙的话，你无法完成所有的这些环节。电影是这样，它不是写小说，或者你画一幅画，你一个人坐在那儿就可以完成，你必须有很多人帮助你完成这些想法。





笔者：这个影片里面，你从少女一直演到成熟，可能是一个女人心灵成长史，你做导演的时候会不会加一些自己成长中的经历感受在里面？

徐：我觉得大的方面有，但是具体的事情没有，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好多人说我是拍自传。我和这个故事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有一些认识，比如说小时候父亲在我眼里和长大以后在我眼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笔者：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惊喜，或者让你特别兴奋的地方？

徐：那当然有。比如说就是这个剧本，是我写的台词，如果这个台词诠释的特别好，我就特别兴奋，如果哪点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特别不痛快，比如我当演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这样说也可以不这样说呀，我就换一个说法怎么啦，我照样给你完成，但到自己就不一样了，他要给我改改台词我特别不痛快，就觉得还是我这个好，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位置不同产生的那种想法上的反差。

笔者：做演员得有一定的表演经验，那做了演员再做导演是不是更能掌握演员的表演？

徐：只能说我更清楚演员是为导演服务的。因为一个导演需要一个能力综观全局，演员可能只是想到我这个角色怎么样，但导演要想的整个故事是怎么样的，你这个角色在整个故事中起个什么样的作用，你跟对手的两个人的交流起个什么作用，你要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还是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现，具体做一件事容易，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一件事在整体这一个半小时当中的作用，就比较难，我觉得演员比较容易陷入到这里，但这也是他的工作，因为他必须陷入到这一场戏，演员是需要投入的去诠释一个角色，但导演是需要理性的，很大的理性，表演上的比较感性的东西是要交给演员完成的，但导演还是需要一个理性的东西去衡量整个作品的。因为演员特别简单，演员需要成就感，比如说演一场哭的戏，我觉得一开始我们都有个误区，觉得会哭的演员就是好演员，就在现场，我们都看着你哭，你哭不了，演员可以哭，那他就有一种成就感，觉得他就会演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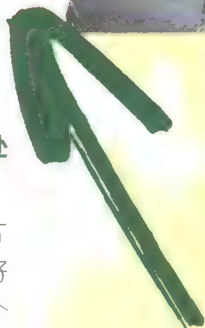
所有人也都觉得你看他哭成这样真会演戏，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笔者：做过导演以后再做演员是不是就能更加宏观的去看整个影片了？

徐：我觉得不用，因为那些问题不是演员去考虑的，你怎么知道他想怎么样，要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演员当然可以提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觉得导演应该接受，因为最后拍出片子是导演的呀，没人会说这是演员出什么主意，说心里话真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不愿意接受演员意见的导演特别可笑，所以我觉得演员提建议很正常，一个好导演就是要吸收摄影的优点，美术的优点，演员的优点，那他就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笔者：你导的片子肯定带有徐氏风格，你觉得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

徐：这个很逗，因为有一个美国的评论家写了一个关于我这个片子的评论，不是很长，提到了几处，因为他看过我演的《我爱你》，好像看过《开往春天的地铁》吧，他就觉得我这个片子很像我演的那个戏，他用了几个形容词，说比较，我别说错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片子还是像我作为演员表达内容的那种感觉，有很多相似之处。

笔者：第一部导演的处女作就受到国际上的瞩目，这对你以后做导演是不是很大的鼓励？

徐：我觉得现在不算受到很大的瞩目，谈不上。

My Father and I







笔者：但是你已经收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邀请。

徐：我觉得邀不邀请我，我都有信心，我下面一定会接着拍第二部，我一定会拍好。我看我的片子时，我的感觉全是毛病，但是不影响我接着拍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看到毛病是好事，看到毛病才能进步嘛，你如果看这个《我和爸爸》，只说哎呦太棒了， 那怎么进步？我当演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别人说什么当然重要，但也无所谓，因为能说你好就能说你不好，能邀请你也能不邀请你，这个其实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只是说我在工作中要学会完善自己，因为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导演也有人说他不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别人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笔者：你的剧本都是在自己演别的戏的间隙写的，在拍戏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切换得这么好？

徐：也不完全是拍戏时写，拍戏有一个好处，比如这次我去广州拍戏，或去香港拍戏，我没什么朋友，没人天天叫我去吃饭，那么多事，就等于憋在这个房间里，逼得你心就得静，不像我在北京，可能一会儿谁给我打一个电话，心就野了，但是在北京已经开始写了，只不过效率比较高的都是在拍戏的时候，就这样，去香港将近十五天，实际上有我的戏也就七天，我逛街一天也就足够了，剩下时间我就效率比较高的完成剧本。

笔者：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投入到什么程度呢？

徐：看演什么样的戏，像拍《我爱你》的时候就必须投入到里面，比如拍香港的戏吧，它就是商业片，很典型

的，人物很类型化，不需要你演一个戏有过程，直奔结果，所以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费太大心思。有几种你的表达方式可能就够了。

笔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拍一个东西出来？

徐：其实是从拍《我爱你》开始的，之前是有一段时间困惑，觉得我不该是只干这个，但让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有很长一段困惑的时间。

笔者：你拍完这部戏后，有可能很多演员熟悉了这个流程后，都觉得自己可以拍，他拍完之后也许很多人的评价觉得挺好的，但他自己觉得还不是做导演的料，并不是说他拍得好不好，而是他没有从中获得乐趣。

徐：我是属于拍得不好的，但我对拍戏本身有极大乐趣的。我现在拍的片子我一点不觉得好，有很多问题，因为故事我太熟悉，所有问题都是在我工作中一点点积累，看着这个片子全是缺点。

笔者：你是不是知道有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缺点？

徐：我不知道，拍完以后我可能觉得哪有点不对劲，当然跟拍摄周期短、经验不足都有很大关系，但另外我觉得，其实我看自己剪片子也是，我都看毛病比优点多，但是一点不影响我对这个戏的兴趣，而且缺点越多，我兴趣越大，如果我第一次拍得很好，我还有什么意思，这次拍得不好，我下面一定要拍得更好，至少我能感觉到的问题我不让它再发生，我可以调整自己，我的自信我觉得不是来源于我这个片子拍得很好，而是来源于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

笔者：你是个很挑剔的人？

徐：比较挑剔，反正我演这么多年戏自己满意的不多。

笔者：然后也不太在意别人对你的打击？

徐：看是谁了，比如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对我的打击会比较大。E







[General Information]

□□=□□□□

□□=□□□□

□□=160

SS□=11438946

DX□=

□□□□=2004□01□□1□

□□□=□□□□□□□